

淵鑑類函

卷五十三之卷五十六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帝王部十四

帝王部十四  
記注

制作  
興造

增  
遷都

錄  
教化

增  
實訓

來遠

增

治一

**原**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也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軒轅氏尊盧氏伏羲氏當是時也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時則至治也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 莊子曰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  
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呂氏春秋曰神農教曰  
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  
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 易曰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列子曰黃帝喜  
天下之戴已也養正命娛耳目乃喟然歎曰養一已治

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退而閒居大庭之  
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華胥

氏國不知距齊國幾千里

齊中

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

神遊而已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

若處牀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國矣 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

又曰帝堯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又曰堯老命舜代已攝政尊任伯禹稷契臯繇伯益時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

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三載一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夫王之用心何如？堯曰：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用心也。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篋。篋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賈誼新書曰：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

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已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天過之誅則民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民得四生矣帝王世紀曰文帝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得發兵深入恐煩苦百姓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受賂遺金錢覺上常

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  
殷富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  
書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  
之弊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  
至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  
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後漢書  
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  
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上  
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  
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仁之度未優乎 帝王

世紀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燕囿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至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風承

**增**唐書曰

太宗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三四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遠方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及其成效如此 又曰高宗即位之初海內乂安長孫無忌等輔政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增戶十五萬 又曰開元時海內富實斗米之價錢十



三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  
驢行千里不持尺兵 又曰穆宗嘗問崔植貞觀開元  
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  
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  
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矣明皇在  
天后時身踐憂患旣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早夜孜  
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  
觀省以自戒 又曰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幸人  
通鑑曰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舉賢才黜貪殘寘租  
稅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 又曰宋太祖如

西京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生亂離不圖今日復  
觀太平天子儀衛 宋史太宗贊曰有五兵不試禾稼  
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耄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封禪  
者接踵而至 又曰真宗景德四年諸路豐稔淮蔡間  
麥斗十錢粳米斛二百 又曰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  
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 又曰大中祥符間河  
南府獄空有鵲巢其戶 又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君  
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  
基 又曰英宗立詔富弼入覲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  
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

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金史  
世宗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爲福朕使  
百姓無寃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 又曰世宗時羣臣  
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歲斷死罪或十七  
人或二十人 元史曰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  
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帝曰卿等能盡力贊  
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  
朕踐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孟愧謝 又曰  
仁宗時遠彝自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 通紀曰  
蹇義夏原吉對明仁宗曰民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

謂治世 通紀曰宣宗謂楊士奇曰憶五年五月共爾  
宿齋宮論寬恤事且兩閱歲民事不又有可恤乎士奇  
退與胡濙條上十數事即命行之

帝治二 思治 識治附

**原**人皇虛無六 伏羲立卦易 清淨無為說苑 儼然

元默淮南子 允恭元默東觀漢記 至治洞和陳思王 天為公

禮記 無為而天下化莊子 垂拱天下治淮南子 不為刑

辟春秋 不言而信易 不化而行列子 不為而善韓康伯

不降席而天下治子思子 不罷而治說苑 不設法度

淮南子 未使民化未賞民勸六韜 不知喜怒六韜 其輸而

帝治

不偽 不勞而成並淮南子 功不賞賢不使 人雖有智

無所用之並莊子 食鳥獸肉衣其羽皮 汙樽杯飲

蕢桴土鼓並禮記 不識不知詩 鶉居鷓飲莊子 浮游

不知所來罔兩不知所往淮南子 天下和平孝經 天下

咸悅 天下和樂帝王世紀 天下化成易 天下懷安史記

天下殷富杜篤論 四海會同書 海內勸慕王褒 四

海爲家史記 四方無虞書 海外有截毛詩 海內乂安

薛瑩 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至於海表罔有弗服並書

澤及四海 守在四夷春秋 經營四方毛詩 皇化四遠

曹植 光被四表 撫於五辰庶績其凝並書 光被六幽

班固

上暢九垓

司馬相如

洋溢八區

揚雄

密靜天下

東觀

德合上天化感無外

張景陽

鎮撫方外

淮南子

協和萬

邦書

洽和萬國

略典

萬方底定

陸機

萬國咸寧

易

萬邦咸寧

萬國咸休

並書

九州影從

何晏

九有有截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毛詩

六合殷昌

張衡

員首順風

抱朴子

迴首面內

封禪書

前番禺後椒塗

揚雄

左湯谷

右虞泉

東漸於海西被流沙

書

東包月窟西暨日

宿

繆襲

經靜兆民

薛瑩

靜濟天民

傅毅

宜民宜人

毛詩

民宜其壽

賈誼新書

保樂洽壽

東觀

國靜民康

曹植

充實

殷富

桓子

克內外無患

春秋

民用和睦

孝經

人樂其性

文子

民樂其業

秦秋

四方樂業

東觀

黎民樂業

續漢書

吏無百里之徑民無出門之役

東觀

耕者讓畔

史記

田

不侵畔市不務賈

淮南子

家給人足

樂稽

道不拾遺

淮南子

子

單車露宿

東觀

外門不閉

史記

民不反亂

春秋

民

無癘疫

民無反禍

賈誼

國無鰥民

刑措不用囹圄

空虛

淮南子

牘者墨者宮者履菲

前漢刑法志曰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

純師古曰菲草履也

善為國者不師

春秋

無兵車之事

賈誼

寢

天下兵

冠鵠

偃武脩文

書

藏兵偃武

五刃不砥三

革不累

尸子

銷兵刃

史記

兵無血刃

漢書

焚甲兵

淮南子

收兵為鐘

史記

鑄戈為耨

潘左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禮記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毛詩

日辟國百里

馬駕鼓

車劍賜騎士

東觀

虎賁脫劍

禮記

去劍搢笏

偃伯靈

臺

司馬相如

城復于隍

易

丹塞收烽元徽釋駕

張協

歸

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

書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

春秋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鹽鐵論

甘雨以時

淮南子

旬而一雨

鹽鐵論

有滄淒淒興雨祁

祁

毛詩

聖人在上無電

春秋

庶草蕃廡

書

庶類蕃殖

百物阜安

周禮

百穀用成

書

松柏斯允

梧桐生

矣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我

倉既盈我庾惟億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並毛詩

太倉

帝王部

皇極經世一

帝治



之粟露積於外

史記

麀鹿濯濯白鳥騞騞

魚麗于罍

魚躍于淵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並毛詩

昆蟲闐澤

司馬相如

無墮穀

地平天成

書

泰階夷清

曹植

行同

倫

禮記

人倫既正

朝廷既治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書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毛詩 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

書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禮記

農夫

詠於田

曹植

頌聲作於下

閔鴻

元鬢巷歌黃髮擊壤

張景

陽

老人擊壤

逸士傳

小兒撫塵

應璩

**增**黃金與土同

價

齊世祖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閭閻絃誦相聞

宋文帝

除隋之亂比隆湯武

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唐太宗

務

農興學慎罰薄斂

宋太祖

加惠兵民輕徭薄賦

元仁宗

三十年間四境晏安戶口蕃息

宋文帝

華夏富庶旅不

齋糧時稱治平

元太宗

朝廷清明天下安靜

宋哲宗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

宋仁宗

天下晏然國富民足

元仁宗

朝無闕政生民皆安

明仁宗

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

方無事

宋太宗

百穀豐登雨暘時若此爲上瑞

明文宗

勤於爲治賞罰嚴明

後魏顯祖

仁厚恭儉勤於爲政

宋文帝

勤政憂民帝王常事

宋太宗

詔書勅旨無非仁政

明

宗 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

刑法似縱弛

而決獄多平允之士

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

世之體 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宋史

贊

無一物之失所 見萬國之咸寧趙普言 以天下

之樂為樂 樂在時 平民安並宗語 不以繁華為樂

蓋以民安為樂宋太宗語 與世休息迄於丕平宋太祖

但求順理以致太平劉大夏對孝宗 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

元魏顯祖 承百王之末粗致承平宋太宗詔趙普 永徽之政有

貞觀風唐高宗 有貞觀永徽之風通鑑唐睿宗 言政治者

稱元嘉焉宋文帝 真宗之世號為盛治 仁宗之世天

下承平 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宋史 世祖之世家給人

足元世祖 時稱小元祐宋理宗 時號小堯舜金世宗 一

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

明文 皇詔

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

無札瘥夭闕之患

通鑑 湖 致堂論

雲物之祥徵於治世

明洪武

恩威遠加山川效靈

明永樂

天下無事靈貺並至

張知

白上 真宗

所宜端拱穆清嗇神和志

自可遠繼三皇俯

觀五帝

趙晉上 太宗

**原**思治憂天下之不治

列子在心天

下 廷說

憂勞百姓

淮南子

殫心萬幾

晉書

削心約志

六韜

心愁憂苦

帝王世紀

念茲在茲

夙夜基命

毛詩

昧

旦丕顯

春秋

雞鳴而起

孟子

夙寤晨興

漢書

坐以待旦

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

並書

日晏坐朝

後漢

晝

不暇食夜不暇寢

賈誼

不貴尺璧而重寸陰

淮南子

高

居遠望深視審聽

六韜

**得**不能得治本

唐文宗謂李石曰朕即位十年

不能得

致太平之難

又問鄭畋曰奈何致太平之難

責治太早

李石

對文

求治太急

蘇軾對神宗

求治不宜太急

明宣宗嘗問劉大夏

天下何時太平朕何如古帝對曰求治不宜太急

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唐憲宗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原**識治識其政事

書

內脩政事

詩注

治常清靜

風俗通

其治嚴靜

春秋

養性

愛民

莊子

畏天而愛人

戴大

務德而安民

分德利民

春秋

以樂樂民

黃石公

守在約

孫卿子

富其民

文子

綜

核名實

漢書

循名責實

鄧析

總攝紀綱

桓譚

專正人道

白虎通

總覽威柄

華嶠

朝無權臣

朝無寵幸

東觀

勤

恤務本

卹民務本

漢書

事天任人

尸子云

損上益下

易

內無疵政

漢書

朝無疵政

晉書

臨下以簡御衆以

寬書

借耳分聽

抱朴子

假目以覽

抱朴子

平平左右

亦是率從

毛詩

**增**

聖哲之治其應如響

朞月而可蓋

不甚難

魏徵對太宗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

同上

平亂

責武臣守文責文臣

唐高宗語

勸我行仁義既效矣

唐太宗

堯舜之化慈儉而已

趙宗儒對唐太宗

大亂易治譬饑人

易食

魏徵

喪亂之民思治猶饑渴之望飲食

明太祖諭

用

德則逸

用法則勞

明桂彥良對太祖

善政在於養民

養

民在於寬賦

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

簡而有節

不以慢易為簡

明太祖論

### 帝治三

**原**神教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神化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甄治

董仲舒曰

以貪狼為俗法出奸生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土之化下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為余之在鎔惟治之所化

斧斤

賈誼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

校事

魏太祖置盧洪趙達

為校事使察羣下高柔曰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以愛憎作威福太祖不聽後達等以奸利殺之乃謝柔

治身

列子楚聘詹何問治國之要對以治身之術王曰治國何如曰未聞身治而國亂也

熙

庶績

名釐百工庶績咸熙

張四維

賈誼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辨物居方

厲精更始

宣帝詔令自新也

遺九年食

三年耕則餘一

年之食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于德流洽禮樂成

爲天下師

蕭曹以寬厚清淨爲天下師

必世後仁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所至咸服

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跡所至咸賓服

無宿憂

天下無宿憂宿久也

無兵事

賈誼書

不拘禁忌

明帝時及支日不受章奏帝驚曰民廢農桑遠來詣

闕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

不知所之

莊子

百姓休和

百姓休和兆民賴之

三代至盛

守成尚文

遭遇右武

日用而不知

百姓

制理於未亂

**增**美利

唐文宗言不能以美利及百姓

休憩

明楊士奇

對仁宗曰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寬恤

明宣宗春和行寬恤之令

昇平

李唐

石謂文宗曰誠務脩將來之政視太宗昇平之期猶不爲晚

治定功成

宋太祖

旋

乾轉坤

宋游似侍筵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

功德兼隆

唐太宗贊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恭勤所致

宋李昉謂太宗



四海清晏民物阜  
康皆恭勤所致

坐隆大業

宋趙普謂太宗登極十年坐隆大業

務

行故事

宋王旦對真宗曰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

勵精政治

宋孝宗

勵精致治

唐憲宗新剪蜀亂勵精致治

自視何如即位時

唐李石謂

文宗曰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人今日承平

今日承平

亦希矣

唐穆宗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致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

慶曆聖德

頌

宋石介作

太平聖德詩

明楊士奇作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儒臣亦皆有作

制作一

**原**尚書序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都陳作瑟三十六

絃 又曰庖犧氏制嫁娶之禮 呂氏春秋曰昔古朱

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琴以來陰氣以定羣生 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作笙簧 又曰神農氏作五絃之琴 龍魚河圖曰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伏

帝王世紀曰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

上帝

呂氏春秋曰帝顓頊令飛龍作樂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

又曰帝嚳化被

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 又曰堯以尹壽許由爲

師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

呂氏春秋曰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

六列六英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

又曰舜作大韶之樂

帝王部

制

制作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  
盡美矣又盡善也 禮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

風 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  
故樂名大濩濩者救也 樂叶圖曰四時之節動靜各

有分職不得相越當以度行謂調露之樂注曰調露和  
致於甘露 **增**通鑑曰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

大服樂曰勺 事文類聚曰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

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

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器數更名曰安世樂 漢書

曰武帝既滅南越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

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  
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秦一  
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箏篪瑟自此  
起

唐書曰唐製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  
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及即位宴會必  
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  
於樂章示不忘本也 又曰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

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臨幸宴從臣賞賜閭里  
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  
慶善樂 五代史曰周世宗天曆六年詔王朴考正雅

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廢 宋史曰宋初竇儼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 又曰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洛陽銅望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以後至崇寧凡六改作 又曰仁宗皇祐二年出親製明堂樂八曲又以自製黃鐘五音五曲並肄於太常三年禮官上大樂名曰太安 又曰徽宗時蔡京主魏漢津之

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 金史曰大定間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更撰樂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 又曰後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 元史曰世祖名樂曰

大成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

續文獻通考曰太祖洪武中上親製大祀天地樂章八年正月上親大祀遂用焉 通紀曰太祖命禮部尚書

陶安等作宴享九奏樂章上善之悉屏俗樂 唐書曰

開元九年麟德曆暑日蝕不驗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

衍數立術以應之十五年草成名開元大衍曆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後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五代史

曰周世宗即位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

定歲餘朴進欽天曆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史論曰前代造

曆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朴亦能自為一家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不能廢也 宋史曰太平興國

間巴中人張思訓創作渾儀以獻太宗召工造於禁中

踰年而成按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製成

於自然尤為精妙 元史曰元初用金大明曆世祖十

三年平宋遂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成名授時

曆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 又曰守  
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  
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  
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  
創作簡儀又作候極儀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玲瓏儀作仰儀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有古人所未  
及者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以劉基精於天文時占  
乾象佐行軍輒效擢爲太史監太史令率其屬高翼等  
上大統曆皆依郭守敬法故  
積分猶授時之數 又曰西域當崑崙之陽  
爲得風氣之正故西域獨有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曆



家以爲最密太祖造大統曆得西人之精乎曆者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而後成之元史曰世祖即位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關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爲主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嘗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

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制作二

**原**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繫辭

制度數議德行易

象天地以立制傳元天體

變天下之

法禮合文嘉

改正朔易服色禮

制禮作樂史記

作樂以

應天制禮以配地禮記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

聖人

作易幽贊神明易並

庖犧作易弘開大道古史考

伏羲

作易綿絡天地揚雄

歷象日月敬授人時書

聖人作

歷黃帝造曆續漢書

立四時之制尸子

著九六之文帝王

帝王部

卷五十一

制作

二

世紀 推三光立八節春秋 治五氣設五量大戴禮 合五

緯春秋 正六宗拾遺記 吹律定姓紀鐘甄聲帝王世紀 省

風作樂春秋 作樂崇德易 作樂防滿樂稽 黃帝作樂

曰咸池樂緯 少昊作樂曰九淵帝王世紀 禹作夏 武王

作武並鄭注禮 命咸黑為歌呂氏春秋 命伊尹歌晨露韓詩

庖犧氏作瑟文王益其少宮南聽鳳以定律 神農作

琴帝王世紀 朱襄作琴呂氏春秋 黃帝庖犧作瑟世紀 作簫

以象鳳風俗通 禹作夏籥呂氏春秋曰禹立命臯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使伶倫作律呂氏春秋 命咎陶作刑紀年 黃帝作禮冕世本

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禮記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

構其木櫟以避羣害

韓子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結繩

爲罟以佃以漁

並易

作網罟用禽鳥

典器

鑽燧取火以

化腥臊

韓子

烹穀爲粥燔肉爲炙

取犧牲以充庖厨

帝王世紀

作釜甑成火食之道

古史考

後聖有作范金合

土

禮記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易

神農作耒耜

古史

弦

木爲弧剡木爲矢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

斷木爲杵

掘地爲臼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

易之以棺槨易之以書契

並易

以

新書石從事

魏書

以典論刻石

魏志

黃帝作弩

古史

以

銅爲兵

越絕

黃帝蹴鞠

劉向

武王作翬

世本

使馬鈞作

司南車

魏畧

採銅鑄鼎

史記

鑄鼎象物

春秋

**增**變律令

革官名

功極作樂

治終制禮

唐傳突上高祖

考制度脩

通禮

定正樂議刑統

周世宗

左圓右方

先偏後伍

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鵠鶴

執戟而舞以象擊刺往

來

唐太宗七德舞即秦王破陣樂

進蹈安徐以象文德

太宗九功舞

更

製歌辭

太宗命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等更製破陣樂歌辭

作上元舞

唐高宗作

舞者百八十年詔惟圓丘方澤及太廟用之

化育詒庇孰

非厥功

高宗時奏破陣樂舞入帝常立以視樂闕乃坐裴守真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

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歌舞別申嚴奉奏可

追思王業勤勞若此

高宗觀樂

歎

六變以象功業

宋淳化中和囀言二舞有六變之象每變以象太祖功業

推讓宜先文舞

和峴言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

上親製樂

大中祥符

間上親製樂獻玉清昭應宮及景靈宮

御製樂章

真宗又御製配享樂章

作樂

崇德天人之極致

唐元德秀言

制作簡繆聞者皆悲憤

自唐

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石晉詔太常詳定二舞冬至會朝崇元殿延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然禮樂廢久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登歌發聲悲離煩慙舞者行列不應節聞者皆悲憤

太宗增十部樂

燕樂唐高祖平隋仍其制

設九部樂太宗平高昌增爲十部

作九絃琴

作五絃阮

宋太宗嘗謂舜作五

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以文武二絃朕今增之爲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爲五其名曰水

宮中製渾天儀

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

宋五儀志歸於金中興更謀制作表正功獻渾儀樣高宗先自爲一儀寘諸宮中以測天象其後邵諤所鑄蓋

帝王部

制

制

七

祖是

禁中作觀星臺

續通考明仁宗洪熙初作觀星臺於禁中上時登臺觀象初

太祖精於天文每以指訓故成祖仁宗皆知天象

欽定曆註

明曆式有二曰王曆曰民曆洪

武二十九年

改銅魚符

唐高祖罷隋竹使符頒銀兔符其後改銅魚符

拒

黍之制或差毫釐

錘鈎為姦害及黎庶

宋太宗淳化三年詔曰國

家萬邦咸又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拒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鈎為姦害及黎庶宜令詳

定著為通規

安得不新其耳目

唐傳奕言

制作可施於後世

五代史論周世宗制作皆可施於後世

銳意制作以文太平

宋徽宗

### 實錄一

**增**通鑑曰晉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桓温枋頭之

敗温怒盛諸子私改之

又曰後魏崔浩與高允等共

撰國記曰務從實錄浩刊所撰於石以彰直筆有譖其  
暴揚國惡浩竟誅死 唐書曰高祖太宗實錄初敬播  
所撰信而詳及許敬宗身爲國史竄改專出已私 又  
曰吳兢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  
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  
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  
所爲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  
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  
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狗公之情何名實錄卒  
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又曰肅宗時經大亂後史籍燔



闕于休烈奏國史開元寶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 又曰初韓愈撰順宗寶錄書禁中事爲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文宗詔路隋刊正隋言改脩非是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臣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非自己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義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刪

定有詔。適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又曰：文宗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昔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對故武帝本紀多失實。鄭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曰：武宗時，周墀言故宰相李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五代史曰：漢隱帝詔賈緯與王仲寶、儼等同脩晉高祖出帝實錄。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

峻監脩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  
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  
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太祖貶斥之 又曰周太祖旣  
黜宰相王峻以峻監脩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  
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  
及李穀監脩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  
直學士就樞察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宋史曰太平興  
國中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咸平初王禹偁與脩太祖  
實錄直書其事 又曰錢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  
億同脩太宗實錄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

卷內楊億獨草五十六卷  
真宗稱其才長於史學

又曰治平中召宋敏求為

仁宗實錄檢討官同脩起居注及英宗在殯有言宗室  
服踈者許嫁娶敏求以為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  
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  
異貶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敏求  
議初不誤即召還 又曰紹聖元年蔡卞請重脩神宗

實錄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 又曰初安石且死

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紹聖間  
蔡卞為中書舍人即防家取以上因刪落事實文飾姦  
偽盡改所脩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

庭堅皆獲深譴 又曰徽宗立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

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議論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

又曰高宗時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多增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趙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得其正 又曰高宗命范冲重脩

神哲兩朝實錄冲父祖禹元祐中嘗脩神宗實錄盡書  
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祖  
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  
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 又曰高宗以常同脩撰哲宗

實錄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  
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保佑大功哲宗自  
能言之正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  
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  
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

他日上諭  
勾濤同此

金史曰熙宗皇統間史臣進先朝實錄三

卷上焚香立受之 元史曰世祖至元間司徒撒里蠻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 又曰王鶚言國家以神武定四方皆出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忘宜置局纂就實錄附脩遼金二史從之 又曰文宗時以嘗命脩遼

金宋三史未成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史官請以翰林國史院脩祖宗實錄時有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遂已 弇山堂別集曰明制脩實錄例以內閣大臣總裁而

元勛上公一人監脩獨太祖實錄以曹國公李景隆監  
脩戶部尚書夏原吉副之至嘉靖中脩睿宗實錄用禮  
部尚書席書吏部尚書廖紀蓋特典也 又曰重脩太

祖實錄以布衣陳濟與學士解縉爲總裁官而禮部尚  
書李至剛及講讀以下僅爲纂脩官 又曰明實錄故

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脩實錄六科取故奏部  
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  
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  
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

實錄二



增

唐曆

柳芳上元中坐事謫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而

所撰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倣編年法為

唐年補

錄

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賈緯采次傳聞為唐年補錄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肆

出天下多事緯論次多所闕誤

紀年錄

後唐明宗時

實錄未脩何瓚等上言張昭有史料嘗私撰同光實錄

十二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王制詔

誥九十餘篇請以昭所撰上史館拜昭為史館脩撰

之撰錄昭以懿祖獻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補為紀年

錄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

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

尊堯集 陳瓘嘗著尊堯集 謂紹聖史官專據

王安石日錄改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後陳執中當國起遷人石械知台州就瓘家脇取尊堯集

朱墨史

范冲重脩神宗實錄為考異一書明示

之表

朱墨史

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

者以朱書世

號朱墨史

辨誣錄

為一書名辨誣錄別

六世實錄

宋敏求補唐武宗以下

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

三朝實錄

周廣順中實儼與

高祖少帝漢

三朝帝紀

孝宗時魏杞撰神宗

四朝

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

世稱良筆

撰德

宗憲宗實錄

借又撰文宗實錄

陳壽之流

敬播撰高

創業盡貞觀十四年

至是又撰太宗實錄

竄無完篇

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

萬世公論

元仁宗諭省臣

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

翰林集賢儒

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送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

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

佞史謗書

陸佃以脩撰神宗實錄徒禮部數與史官

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

稱故事以折之

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

初太

帝王部

實錄

實錄

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  
寢李至嘗誅其事欲錢若水書之若水不從呂端雖為  
監脩以不蒞局不得署名至執其事以為專美  
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援詔

令與廷諍

錢若水又重脩太宗實錄參以王禹偁李宗  
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錄所紀  
召脩實錄

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

為將加優擢晨夜趨進至宋州遇朗州果閩命喜甚以

以朝議將任僕何官照

乞脩實錄夏竦在外急於進

言重脩太平實錄耳

取乞與脩真徵山林遺逸之士洪武間上謂廷臣曰

宗實錄不報

朝實錄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李善長宋濂為

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脩

寶訓

增皇祖有訓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聰聽祖考之彝

訓 率乃祖文王之彛訓 赤乃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並書 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詩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 帝範十二篇唐

宗作以 三朝寶訓宋仁宗時 呂夷簡上 法寶新錄呂夷簡上 景祐法寶

新錄 傳法寶錄神宗時 蔡確 參定編脩 祖宗家法哲宗御邇英 閣召宰執講

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

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也下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

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 事親之法呂大防因推廣 自

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 事親之法宗家法以進曰自

三代以後惟本朝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言其畧自古人

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

見此事親之法也 事長之法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

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 治內之法前代宮闈多不

大長公主此親之法也 治內之法肅宮人或與廷

帝王部 寶訓

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

待外戚之法前代

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

尚儉之法前代

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

勤身之法前代

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

禁出輿入輦祖宗

皆赤白此尚儉之法也

尚禮之法前代

欲涉歷廣庭稍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

尚禮之法前代

人君在禁中冠服尚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

尚禮之法前代

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宗太后此尚禮之法也

尚禮之法前代

寬仁之法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

尚禮之法前代

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

尚禮之法前代

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足以致太平者陛下不用玉器不

尚禮之法前代

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節費王巖叟嘗侍邇英進讀

尚禮之法前代

為天下哲宗甚然之節費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

尚禮之法前代

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濟當每事知人又讀仁

尚禮之法前代

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

尚禮之法前代

事巖叟曰人主嘗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

尚禮之法前代

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

尚禮之法前代

多識典

多識典

章高宗朝曾幾承平時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多

講求謨訓光宗立余端禮言壽皇睿諒聖訓仁政善

力行之仁厚發為英明鄭清之進讀仁皇訓典謂仁

明紀綱而無寬英明本於仁厚又言孝宗之英明本

弛不振之患戒子篇宗太字民訓宗理寬恤詔令宗孝

峭刻之習寶訓要言王洙讀寶訓要三朝聖訓金章宗時右

太祖太宗世宗三朝皇圖大訓元奉定帝時司天監

聖訓以備觀覽從之皇圖大訓陳說明訓元文宗詔虞

訓成請經筵進講仍俾皇太陳說明訓集等曰自惟

子觀覽後更名曰皇圖大訓陳說明訓集等曰自惟

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豈能周知故

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

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金匱寶訓於大明殿詔拜

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金匱寶訓於大明殿詔拜

帝王部寶訓

住進讀太祖金匱寶訓成儀整

昭鑒錄

明太祖訓戒太子嘗命采

暇語音明暢莫不注目竦聽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至成祖命補充廣

之益以太祖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

祖訓錄共目十有三上自為

皇明寶訓

太祖又擇言行之大者為

皇明寶訓五卷

文華大訓

明憲宗製文華大訓成命詹事彭華等進講東宮每起立拱聽

記注一

**增**唐書曰褚遂良兼知起居注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

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

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

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又曰太宗曰

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又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於書千載累德帝說通鑑曰太宗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朕之爲心異於

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元齡乃與許敬宗等刪高祖今上實錄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今可削去



浮辭直書其事

唐書曰永徽後左右史惟對仗承旨

仗下謀議不得聞姚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璿始通鑑曰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紀之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事非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唐書曰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鄭

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又曰帝索起居注魏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旣嘗觀之謩曰向

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又曰大中時裴休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闕史氏莫能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 宋史曰太祖七年知制誥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脩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

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  
何得與聞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卹之令發自聖衷可  
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日輪知抄錄以備  
史官撰集從之 又曰程琳脩真宗實錄而大中祥符  
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 又曰韓維  
同脩起居注侍邇英講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維疏言  
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  
臣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  
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 又曰神宗  
元豐時王存爲編脩官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

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躋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又曰徽宗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爲令周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時脩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曦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忘先王之美事矣事遂寢 又曰隆興時胡銓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

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  
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  
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預牒以無班次爲辭  
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以有無班次爲拘詔  
從之 又曰孝宗踐阼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

積周必大請言動必書兼脩月進乃命必大兼編類聖  
政所詳定官 遼史曰遼聖宗詔脩日曆官毋書細事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海陵時脩起居注不任直臣  
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叅政孟浩進曰  
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

又曰一日世宗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  
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  
其於記錄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元史曰英宗時  
御史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  
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從之 通紀曰洪武七  
年命詹同宋濂等纂脩日曆成凡一百卷 又曰詞林  
記曰太祖初建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爲之日侍  
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祐  
詹同嘗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  
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爲日曆書言以爲寶

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寢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

記注二

**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禮記

國有簡冊

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

唐魏知古言

史官惟詢采

二史不注起居

唐劉知幾言

記言動不敢侵官

唐文宗嘗敕魏謩曰

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曰臣頃爲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

立侍

宋初記注官與

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石揚休奏修起居注官記言動當立以待從之

召侍經筵

宋

帝王部

記注

仁



宗初視事退御過英閣召侍臣講讀而脩起居注官獨  
先出賈黯言召臣下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

請并召侍經分立殿上宋王正寧宗末除起居舍人  
筵詔許之

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脩  
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

留身奏事宋舊制脩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操  
近例無有高宗時洪遵請復舊制從之

筆赤墀下唐鄭覃曰記注操筆赤執筆螭頭下見記  
墀下所書為後世法

唐文老儒恬退宋仁宗時初脩起居注缺中書舍人  
宗有恬退名彭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

無以易之謹厚長者曰斯人謹厚長者故置諸左右  
曰世人謹厚長者故置諸左右

欲諸臣效解其記注宋仁宗言馮京亦何罪記注  
其為人也但解其記注旋復之

與制誥為隣宋英宗在藩邸時問蘇軾名及即位欲以  
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

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  
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英宗曰且與脩注

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  
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乃召試入史館

居注宋余靖言嘗有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

書之起

### 書之時政記

宋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允文

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為出之敏允文言之敏端

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

### 邇英延義記注

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賈昌朝

錄以進賜名邇英

### 邇英記注

宋高宗時洪遵直學士

延義記注後罷

典書命今以脩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以經筵官除罷

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之

### 祥曦記注

乾道二年洪邁為起居舍人言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

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義二閣

記注今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

所牒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

記注

聖政日曆 宋孝宗上太皇聖

壽皇日曆 光宗上壽皇

### 興造

原匠人建國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 並周禮 始建城市

而營宮室 水地以縣 周禮注曰於四角立楨而縣以

而平 置槷以縣 眡以景 周禮注曰槷古文臬假借字

泉以縣正之眡之以 識日出之景 周禮注曰爲規識日

其景將以正四方也 畫參日景夜考極星 周禮 揆之以日 毛詩 規天矩

地 張衡 審曲面勢 右社稷而左宗廟 禮記 九經九緯

經涂九軌 周禮注曰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

道為

左宗右社面朝後市

周禮注曰于宮所居也守

經之塗也

宮度以几堂度以筵

堂脩七尋三尺

宮中度以尋野

度以步塗度以軌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

並周禮

宮隅七雉城隅九雉

周禮注曰宮隅城隅謂四角浮思也

雉長三丈高一丈

環塗七軌野塗五軌

周禮疏曰環塗謂遠城道如環然謂之環

也野塗國外謂之野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築室百堵

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抹之

奠醜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磬鼓弗

勝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

俾立

室家

廼立冢土

並詩

疏龍首以抗殿

張衡

既新作於

迎風增露寒與儲胥

張衡

**土階茅茨**唐堯以昌

始

皇興阿房而秦禍烈

文帝惜露臺而漢祚永

唐薛收言

規構鴻侈

隋楊素營仁壽宮規構鴻侈

營繕相繼

唐太宗時翠微玉華營繕相繼

軍營馬監靡不恢崇

佛寺道宮悉皆輪奐

宋太時田錫

言

趨末棄本

唐景雲初作金仙等觀韋湊以為方農月興土雖貴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

人捨耕取顧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

以夜繼晝

宋丁謂營玉清昭應宮令以夜繼晝

每繪一壁給二燭

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

唐高宗營東都乃登洛北絕岸延眺

良久詔即其地營上陽宮

卜鍾山之陽定作新宮

明太祖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

於鍾山之陽增築新城延亘周圍凡五十餘里

止從儉素

金天眷元年命少府監盧彥倫營建

宮室止從儉素

朴素不飾

明太祖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武殿後為宮前

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

次序列皆朴素不為飾

唐

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

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

唐

世長侍宴披有殿謂太宗曰

閱實工徒

隋崔善為督

仁壽宮總監楊素簿閱實

閱實工徒

宋張商英為

善為執板唱無一差謬

相

書尚書無逸於二

閣宋仁宗置邇英延義二

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

明太祖

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

施繪畫今用此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 遷都一

**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始都窮桑後徙商丘 又曰武

王伐殷以木承水自鄴徙都鎬 史記曰成王少周公

攝行政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  
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啟代殷後國於宋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  
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卒營築居  
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吳志曰黃

初二年孫權自公安郡都鄂改名武昌

又曰黃初元

年四月祭南郊即皇帝位遷都建業

**增** 通鑑曰後魏

主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大舉伐齊  
行至洛陽戎服乘馬而出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  
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舊人雖不欲內徙而憚

於南伐遂定遷都之計 金史曰海陵貞祐二年詔遷都燕京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 又曰貞元元年以遷都

詔中外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 又曰金宣宗決意

南遷五月遂發中都七月車駕至南京高琪請脩南京裏城 又曰左司諫僕散毅夫乞更開封府號賜美名

以尉氏縣爲刺郡睢州爲防禦使與鄭延二州左右前後輔京師上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 元史

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特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



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後世祖至開平即位遂定都於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特魯之力也 又

曰世祖初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 通紀曰永樂十四年將建北京宮殿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疏言北京爲上

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南南俯中原沃  
野千里山川形勝宜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  
業從之 明紀事本末曰永樂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  
垂成詔以明年正月朔御新殿乃命召太子太孫於京  
師

遷都二

**原**少昊徙曲阜

帝王世紀

盤庚遷於殷不常厥邑於今五

邦古我先王將多前功

書

匪亟其欲適追來孝 作

邑于豐宅是鎬京

並詩

召公相宅周公成周 維龜正

之武王成之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並詩

非敢違卜用

宏茲貴

並書

度其夕陽

度其鮮原

廼陟南岡

廼

覲于京

並毛詩

廼正厥位

奠厥攸居

建城市營宮

室太史抱法

周禮

永命新邑

安定厥邦

永建乃

家四方和會

並書

四方入貢

史記

民利用遷

書

**增**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

宋靖康金兵薄城下唐恪議留太子居守而西

幸洛帝將從之何稟言不可乃止

永嘉不幸暫都江左

方當蕩平

區宇旋軫舊京

晉王述折桓温

宣宗南渡棄厥本根

宣宗

南播疆宇日蹙

金史

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

故事以安天下

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與晉王光義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

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曰在德不在險帝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

禪矣  
遂遷

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

明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四月奉天謹身華蓋

三殿災主事蕭儀言遷都非便上震怒誅之既而科道  
上言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  
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  
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對辯尚書夏原吉奏  
曰言官職當言路應詔陳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  
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上乃兩釋之

教化

**原** 聖人以神道設教

詳帝治

先王觀民設教

易

風以動

之 教以化之

垂世立教

孔安國詩序

垂裕後昆

書

宓犧神農教而不誅

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周書

三皇

設言民不違

五帝畫像世順機

何休公羊

開物成務

易

克綏厥猷

書

成天之道

禮記

取地之財

大戴禮

式

帝王部

周禮卷五

教化

和民則 式化厥訓 斂時五福 敷佑四方並書 天

之牖民詩 因民為制周制 肇脩人紀書 長育之材

詩 則山高以居賢依巽風以善俗 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

之謂之通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並易

繫 章善癉惡樹之風聲書 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左氏

著之話言左傳 教之道藝周禮 章善癉惡以示民厚

禮記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書 天地尊化風俗通 教思

無窮易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詩 教之防利告之訓

典左氏 風以詩書 以禮教親則民不怨周禮 以樂教

和則民不乖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以俗教民則民

不偷 以刑教中則民不競 以誓教卹則民不怠

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以

賢制爵則民慎德 以勲制祿則民興功並周禮 每歲

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書 正月朔日布王治於天下周禮

教民播種淮南 教民耕農古史考 教民食穀賈誼新書

神農作教管子 燧人教漁尸子 處犧教獵尸子 教民漁

田越絕 教民巢居顏峻始學篇 節水火大戴禮 化腥臊韓子

養才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大戴禮 教化若神淮南子

化如神明劉邵七萃 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孝經 休風偃物

帝王部

淵監類函卷五十三

教化

三

淳化元通

王粲七釋

行于江漢

詩

聲暨海外

七釋

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並詩

有典有則

詒厥子孫

書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書

德音孔昭視

民不怵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詩

**增**王者以教化爲

大務

董仲舒策

民至愚而神

元王恂言於世祖

吾不之疑則反

覆化爲忠厚

同上

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

經亂

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

湯

武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

唐魏徵言於太宗

民力息則生養

遂 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

元大德時吳元珪言

治國之

要教化爲先

教化之道學校爲本

明太祖諭

致治在於

善俗善俗本於教化 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

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同上 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

究此事金章宗時戶部尚書鄧儼等言 不明教化不知禮義明太祖諭劉基

列聖所循皆尚德教唐權德輿對憲宗 宜以祖考躬行之

教爲法宋張綱對徽宗 躬履節儉以示四方宋孝宗時周淙知臨安府上言

風化必自近始同上 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金世宗諭廷臣

人皆以教化爲餘事金章宗時宰臣言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

有秉心寬厚欲行教化者輒謂之迂濶故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

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 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唐

宗言 敦朴素 革浮僞 過行者被嗤於鄉 不昵者



蒙擯於親

唐太宗時高馬言

禁喪葬作樂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戒

飭風俗禁民奢侈

宋光宗詔

定制度辨上下

服用居室

各有差等

抑昏喪過度之禮

禁追逐無名之費

金章

宗時宰臣集議

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使士不趨於文華

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

元世祖時姚樞言

月朔讀法

明洪武二年命郡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

分教郡

國

明太祖以北方喪亂之後命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教

社學師儒

各詔天下闕里皆立社學

延師儒教子弟

大誥三篇訓化民俗

明太祖做成周大誥之製以訓化民俗取當世

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旣而又續爲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

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篇其意益切至矣

家識慈孝人知廉恥

唐太宗時高馬言

士敦操尚鄉恥輕薄

宋文帝元嘉之政

識朕此懷務相安

養海內之人皆爲兄弟

唐太宗詔勞刺史陳君賓

江左風俗於

斯爲美

宋文帝

孝友儉讓近於淳古

宋太宗時陳旭十三世同居

民間風俗聞稍淳儉

金世宗言

剗股割肝咸見慶賞

數

世同居輒復其家

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

瑞史不絕書

宋史論

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

唐憲宗時權德輿

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

宋史論

來遠

原懷遠以德

尚書

誕敷文德

尚書大禹

舞干羽而有苗格

弗寶遠物則遠人格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明

書

帝王部

卷五十一

來遠

王慎德四夷來賓 柔遠能邇安勸庶邦並書 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詩 惟德動天無遠不届 華夏蠻貊罔

不率俾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並書 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詩 方外百蠻無思不服漢書 蠻夷率服

書 蠻夷懷服大戴禮 遠夷稽顙續漢書 蠻夷皆服呂氏

春秋 夷狄思慕司馬相如喻蜀書 隣國襁負歸德尚書中候 四

方襁負而至 駿奔稽顙委質重譯張景陽七命 諸侯同

日貢者五百國帝王世紀 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

來者六國尚書大傳 遠方來譯至者十六國帝王世紀 柔穀合生

四方來附詩 一時歸湯帝王世紀 一時歸湯者三十六國 通道百

蠻國語武克殷

肅清萬里晉陽秋高祖伐公孫

庶邦丕享書

不

遐有佐詩

近者悅遠者來論語

幽邦肆險遠國亡遐

應瑒華林園詩

延頸舉踵向風慕義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心歌腹詠

樂在歸附胡綜為吳質作降文

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詳帝功

風

風

兩所至莫不從助史記五帝本紀

密須歸文王呂氏春秋

夙沙

歸炎帝帝王世紀神農氏

匈奴來朝漢書宣紀

鮮卑送壘晉中興書

竒肱車至括地

肅慎來貢書

焦僥貢沒羽

濊貉貢良弓典論

西戎獻劔列子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

西胡獻栝十洲記云周穆王征西戎獻栝是百玉之精

西旅獻葵書

越裳貢雉史記周本紀越裳貢白雉

倭王獻錦魏志景初中倭女王國獻文錦

帝王部

來遠

獻吉光毛裘

武帝天漢三年西域國王獻吉光裘

火浣以示百寮

魏志

濟王芳即位西域重譯獻火浣布

楛矢陳於玉階

王沈

賀肅慎貢獻表

**增**德禮形則遠者來格

唐魏徵言

脩政事則遠

人來歸

宋呂蒙正言

民既安利則人斂衽而至

以德懷

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

宋張齊賢言

殊方異

俗相率向化

宋趙普言

懷荒振遠諭以賞格

宋太宗時楊億議棄靈州

遠人來歸宜有旌異

明成祖諭

與民休息遣使往來

宋太

祖

聲教遠被自當來賓

脩文德以來遠

無鈍兵

而挫銳

宋太祖時田錫言

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彘

之策

同上

垂天覆之仁

假來王之便

宋真宗時朱允符言

不

使北面則遠方向所瞻仰

唐高祖時高麗貢方物帝欲讓而不臣温彦博曰遠東本

箕子國漢元菟郡不使北面則遠方向所瞻仰

二歲一進此非所以來遠人

宋神宗時令洮河諸國限二歲一進游師維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

王會圖唐太宗時遠方

朝貢甚衆服裝詭異命顏師古作王會圖以示後

西州程

宋太宗太平興國間高昌國遣使朝

貢太宗以遠人輸誠遣王延德使焉

仙晨帝所隋煬帝在

東部以外國朝貢踵至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穀珥金珮者十餘萬百官都人列繪樓幔閣夾

道被服光麗塵邸皆供帳池酒林歲在所

玉帛風雲

明永樂時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外國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上顧皇太孫曰可謂萬方玉帛風

雲會矣

漢文帝却千里馬

晉武帝焚雉頭裘

唐魏徵語

葱嶺以東皆奉貢贄

唐高祖

西域諸國來朝獻地

隋煬帝

帝王部

卷五十一

來遠

諸蕃畢集洛陽

同上

四國扈從東封

唐明皇封泰山新羅百濟膽羅

倭四國畢赴

不受康國內附

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謂招來絕域靡費百姓謝不受

交趾獻前貢物

元世祖將征交趾丞相不忽木曰不如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

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

大小

遠邇悉奉琛幣

東逾遼水重譯來附

西南極遠之

國俱來朝受封爵

明成祖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帝王部十五

用賢

責躬

增 崇儒

戒懼

勤勞

謀猷

巡行

務農

用賢一

**原**管子曰昔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太常察乎地利

得青帝辨乎東方得祝融辨乎南方得大封辨乎西方

得后土辨乎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下化 左傳曰舜

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

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

成 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注禹稷契

臯繇伯益 帝王世紀曰禹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用賢



食三起

尚書曰高宗夢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

右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帝王世紀曰文王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

方之士是以太顛闕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爲四臣 毛詩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芄芃棫樸薪之楨之毛萇注曰芃芃木盛也棫白桺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喻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也 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亂理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 管

子曰桓公在灞管仲隰朋見忽有二鴻飛而過公歎曰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漢書曰高帝云夫運

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班彪王命論曰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漢書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

**增**通鑑曰漢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

有水也 又曰晉時海內大亂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  
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  
與之共事於是辟掾屬百餘人刁協卞壹陳頽庾亮等  
皆與焉 又曰周顛奔琅邪王睿桓彝亦避亂過江見  
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  
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  
吾無復憂矣 又曰秦以王猛爲相猛剛明清肅善惡  
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  
才刑必當罪秦國大治 唐書曰太宗嘗曰貞觀以前  
從我定天下間闢草昧元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正

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 又曰太宗爲天策上將軍  
下教以杜如晦等並以本官爲學士凡分三番遞宿於  
閣下號十八學士 又曰帝召馬周未至使者四輩敦

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 又曰帝嘗曰朕官

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  
魏徵不棄也 通鑑曰明皇謂盧懷慎曰朕以天下事

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 又曰姚崇宋璟相繼爲相

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

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唐書曰德宗時外雖有宰相

主大議而陸贄常居中參決時號內相 又曰憲宗以

裴垪爲學士時李絳崔羣與同列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躡蹻爲輔相自宅選任罔不精明以成元和之治 宋史曰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扈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俱被進用 又曰太宗厲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李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呂蒙正張齊賢迭居相位復進賈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 通鑑曰太宗嘗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又曰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 宋史曰仁宗時晏殊爲相殊平居好賢

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 又曰仁宗用文彥博富弼爲相詔百官郊迎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 又曰富弼與文彥博並相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元史曰仁宗即位召世祖朝諳知政務素有聲望老臣平章程鵬飛董

士選太子少傅李謙左丞郝天挺廉訪使程鉅夫等詣  
闕同議庶務 通鑑曰元仁宗嘗曰回回以寶玉鬻於

官此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

又曰元英宗以拜住爲相謂之曰乃祖木華黎佐太祖  
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不盡心拜住再拜曰臣  
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  
耳 通紀曰明太祖下婺州胡大海薦青田劉基浦江

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太祖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  
康入見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又曰仁宗即位進蹇

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

並兼職如故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竒等旬月間自五  
品超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 又曰仁宗賜蹇  
義楊士竒勅內有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  
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 又曰孝

宗經筵畢召內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取  
羣臣奏本付溥等面議以次陳奏從容顧問擬議停當  
然後批答 又曰劉大夏嘗召入內廷奏事至御榻前  
上轉視左右即近侍內臣皆退避不與聞也 又曰都  
御史戴珊以疾求退不得一日上召劉大夏議事因奏  
及之曰珊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爲彼申達



下情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我而先歸乎

用賢二 求賢 優賢 附

**原**賢者國家之器用 欲霸王者託於賢 說苑 百僚師

師百工惟時 書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書 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書 任天下智力 魏志 以聖賢者爲牧上賢

下不肖 周書 貴人而賤祿 禮記 善人在上國無幸民 左氏

禹稱善人進不善人遠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能

用善人民之主也 並左氏 任能 禮記 使能 周禮 任才

尚計 吳志 知人拔善 虞預 或以言揚或以德進 禮記

任賢得人

漢表後

舉不失德

左氏

拔竒取異不問僕隸

漢武帝

取士於賢不拘卑賤

陸凱表

唯其任也何賤之

有左氏

急賢甚於飢渴用人速於順流

典論

收天下之

傑管子

朝九州之俊

桓譚新論

收禮名豪

晉中興書

網羅羣

彥潘岳

探海出珠舉網羅鳳

羣士慕嚮俊傑來仕

曹植

杖策北渡

東觀

鱗集帝宇

曹植

迎龍鳳於廊廟

抱朴子

登俊乂於壠畝

王粲七釋

林無被服山無韋帶

張景陽七命

藪林之下無愁士江河之畔無隱夫

劉向

河濱無洗

耳之士

曹植七啟

淵藪無不收之歎

傅元七謨

高宗夢傳說

書

文王見呂尚

伊中候

以幣聘伊尹

孟子

設壇拜韓

帝王

帝王

用賢

信

漢書

呂尚牧渭濱

樂道出獄吏

後漢書

拔足揮洗

揖酈生之說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班彪王命論

二老

歸周四竒入漢

揚雄

舜駕五龍漢鼓六翻

抱朴子

漢用

三傑

漢書

魏基五儁

葛諸子

使四面從五聖

黃帝

顓頊

年十五而佐黃帝

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

鬻子

黃

帝舉風后力牧

史記

舜左禹而右臯陶

大戴禮

使少皞

主金

使祝融氏主火

越記

以句龍為后土

命重氏

為南正

古史考

分命羲仲宅隅夷

申命羲叔宅南交

分命和仲宅昧谷

申命和叔宅幽都

尊任伯禹

尊顯之官

並書

處羣臣之上

諸葛亮表

分掌四方各如已

視帝王世紀

輔佐不阿

淮南子

智竭其策

漢書

勇奮其威

虞丘壽王論

同心同德

書

同德度義

左氏

得力牧而為

五帝先

漢書晁錯策

得咎繇而為三王祖

漢書

舉后稷民

除四死

謂饑寒勒苦

問鬻子民得四生

詳帝治

十夫帝翼

書

九才亂武

七順

五賢興邦二八登帝

魏文與曹洪書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將相則

張安世趙充國

並漢書

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俊民用

章家用平康

寅亮天工

並書

佐化於外

帝王世紀

其惟

吉士相我國家

既獲仁人祇承上帝

格于皇天

格于上帝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並書

藹藹王多士

帝王部

帝王部

用賢

七

萋萋臣盡力

爾雅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邦

家之光

公侯干城

公侯腹心

維申及甫維周之

翰

並詩

衛青在位淮南不敢謀

漢書

予曰有疏附予曰

有奔走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

詩

如石投水

河

潤九里

東觀

冀得其澤

莊子

魚有水

蜀志

鳳有翼

杞

梓皮革自楚往也

左氏

天下之士多就之

孟子

俊又在

官罔匪正人

書

六官之長皆民譽

左氏

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書

鳩彼晨風鬱彼

北林

翩翩其羽亦集爰止

振鷺于飛

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

無怨無惡率由羣

匹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並毛詩

**增** 選舉英才無拘

定制

漢胡廣

英能承風俊又咸事

後漢書

拔巖徒以爲

相 載釣叟而師之

晉虞預

鑒嗇夫捷給之對

思絳

侯木訥之功

漢韋彪

聖主賢臣世以致理

漢胡廣

天下

喁喁仰其風采 廟堂納其高謀

疆場宣其智力

帷幄容其謇辭 舉措稟其程式

並後漢書

用人當用其

所長

元許衡

用賢轉石

漢劉向

用君子則治

元世祖時廉希憲疾

篤皇太子遣人問疾因問治道希憲答曰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

人主用忠良久益

治用邪佞一日多矣

唐楊嗣復

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

難進易退之人

宋王曾

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

宋杜

範

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

元世祖置集賢館命阿魯渾薩理領

之士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有官於官微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饋於

內冀帝見之帝果還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

不至况欲損之乎知人堯舜猶病唐李用賢人主之事李

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人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召諸賢於散地宋高

宗二十六年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一時譽望收召略盡宋理

御極以來親擇羣才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宋

宗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唐文設此待天下賢士

唐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非敢望拔十

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得五宋太宗謂侍臣曰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

謂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其為我博選賢士朕將用之

唐文宗

此名臣也朕將用

之

宋太宗飛白書向敏中及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

有德老儒請

徵用之

元英宗時拜住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

適副朕心

朕且大用

宋陳康伯除吏部尚書宰臣議用權尚書高宗曰朕且大用何權為

布衣不次進用

周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

下列寘

諸要途

宋范純仁曰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

宰

相豈盡由科第

周世宗語

宰相須用讀書人

宋太祖語

寓意

礪溪

宋太宗曲宴後苑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礪溪須問釣魚人意屬呂端為相也

副

予前席

真宗時楊億在告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

注想元老

唐文宗上已宴羣臣曲江以恭度不赴賜以詩有注想待元老之句

渴想

帝王部

用賢



儀刑

宋神宗以安石為欺復召馮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賜詔有云渴想儀刑不忘夢寐

猶

恨致用之晚

宋太宗於呂端驟被獎擢猶恨致用之晚

致太平必斯人

王旦

嘗奏事退真宗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自舉無先容

唐太宗曰古

不因介紹若張行成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非由左右言

宋英宗以唐介為御史中丞謂之曰

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由左右言也

聞其彊幹召還

關其彊幹召還

為樞密直學士

惜閒卿於彊健時

辛次膺拜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閒卿

於彊健時

受命而來喜於得賢

褚亮事薛舉舉賊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喜於得

賢

方美官缺每欲用卿

明皇以蘇頌為中書侍郎勞之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

宰相議無及者朕為卿恨

漢高佐命出自亡秦

光武得賢亦資

暴莽

後漢書

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

漢高舍陳平之醜行而取其六竒之妙算晉書左禹

右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類編夏禹得臯陶爲三王

祖齊桓得管仲爲五霸長唐太宗帝定禍亂而房杜

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

杜濟以文唐書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兼

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

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

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

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唐王珪汝得象殊重慎微密

章得象晏殊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賈昌朝惟汝仲淹汝誠

帝王郭用賢

予察

范仲淹

予晚得弼予心弼悅

富弼

曰衍汝來汝予

黃髮

杜衍

予早識琦琦有奇骨

韓琦

惟脩惟靖立朝轍

轍

歐陽脩

素相之後舍忠履潔

王素

襄雖小官多聞

予徹

蔡襄

仁宗朝杜衍韓琦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而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大臣忠厚如王曾

清純如張知白

剛正如魯宗

道

質直如薛奎

英宗時司馬光言

冰鑑則有王恕彭韶

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

老成則有劉健謝遷

文

章則有王鏊丘濬

刑憲則有閔珪戴珊

明孝宗朝

**原求**

賢帝咨四岳

書明敷仄陋

敷求哲人

勤於求賢

旁求俊彥

並書

開求賢之路

求賢如不及

漢書

我

求懿德

詩

無幽不求

天賜賢人

夢帝賚良弼

並書

興能進賢

周書

舉賢

禮記

舉佚民

書

贊傑俊

月令

聘名士禮賢者

月令

舉賢良文學

漢書

舉爾所知

論語

枚卜功臣

聿求元聖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

並書

一饋七起

詳勤勞篇

一食三起

帝王世紀

方欲興文武

每食未嘗不在鉅鹿

漢書

仰山

董子

側席

後漢

障賢者死

尸子

**增**天下之士騷然而至

寧戚對齊

桓公

拂巾衽褐以企旌車

晉郗

白駒皎皎不離風塵

東帛芟芟榮高物表

唐蕭至忠疏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帝王部

皇監類函卷五十四

用賢

七

三人並行必有我師

漢舉孝廉詔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孔融薦禰衡表

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任昉

東帛未賁於丘園

蒲輪頓轂而不駕

晉虞預上言

比下詔求賢

又搜逮

所遺

唐德宗

豈借才異代治今日之天下

唐李絳言

天生

賢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

宋崔與之

止得求名文士

難

得有道賢人

唐關播謂德宗曰

陛下求賢又使舉薦然

丐舉

何以副求賢之意

金世宗謂宰臣曰朕在位日淺未能備識臣下賢否全賴

卿等盡公舉薦今六品以下殊乏人材何以副朕求賢之意

思得賢士寤寐不忘

世宗又曰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職官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

遺逸皆見旌異

宋理宗親總庶政遺逸皆見旌異

因民望而並招之

理宗時臣僚多乞召還魏了翁  
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

搜訪山林隱逸之士

元英

招致山澤道藝之士

元阿魯渾薩理勸世祖治  
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

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  
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

分行十道旁求隱逸

之士

明太祖命學士詹同等十人  
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

手詔趣召

宋孝宗  
即位立

召辛

奉詔求賢

元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帝素聞趙  
孟適葉李名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

又薦趙孟頫等二十  
餘人帝皆擢置臺憲

求賢三十年

元世祖嘗謂朕求  
賢三十年惟得寶

漢卿及李  
俊民二人

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

樂於忘勢

乃能致難進之賢

明英宗聘處  
士吳與弼詔

求賢圖治宵旰皇皇

羣賢偕來布列在位

明宣宗  
倚蘭操

原優賢就賢體遠

尚有德禮

尊有術書

聖人養賢

大烹養賢

易

禮下賢者

史記

外禮宰相

漢書

待以殊禮

東觀

待以

師禮

樊英列傳

待以客禮

楊彪云

天子交匹夫

孟

周公

下白屋

家語

五耦而式

大戴禮

三顧於廬

蜀志

軒轅膝

行

莊子

文王趨拜

上親執轡

書

釋旒繫轡

帝王世紀

拜於牀下

詳帝德

每爲之拜

魏志

不冠不見

漢書

攬履

而起

邴原列傳

遂至車前

書

引登御牀

世說

峻邀入輿

臧榮緒晉書

爲掘新井

管子

爲設虛坐

吳志

子陵俱卧耳

典略

子太非吾吏

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

晉中興書

式

商容廬

帝王世紀

君其力就會

魏志

終祿其身

嵇康高士傳

封比干墓

載自臨喪

帝王世紀

增急登賢之舉

虛降

已之禮後漢書

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漢郎疏

唯恐

禮之不重晉皇甫謐

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淮南子

側席

以求光武側席

下車而揖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裾持鹿扇住立不動天子

而下揖王景略有王佐才符堅傾 降寢殿

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得失後漢書

引至卧内唐太宗嘗

引魏徵至卧内訪天下事賜坐詢事宋真宗時种放見於

見必

為興去輒臨軒以送唐明皇

入屏不趨贊事不名

漢明帝於包咸以輩行呼而不名唐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

而不錫以几杖漢包咸 賜延年杖魏文帝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

詔曰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勅賜尚書

帝王部 用賢



祿漢明帝東巡過任城幸鄭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壽

御書得賢頌宋虞允文以樞

密使復為四川宣撫太上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孝宗又為製跋

解衣衣之唐德宗於陸贄

覆以禰袍

韋綬為翰林學士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

寒以妃蜀禰袍覆而去

庭為納陛

宋真宗每見呂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妾儀環大宮

廷陞峻特令為納陛

鄉改旌賢

宋仁宗改王曾鄉名曰旌賢鄉

### 崇儒一

**增**通鑑曰漢武帝即位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得董

仲舒策天子嘉之於是罷黜百家俾學者知尊孔氏

又曰上雅尚儒術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

又曰詔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

請爲博士置弟子復其身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  
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是公卿大夫士吏  
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又曰宣帝時張敞上疏勸上游  
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 司馬光曰光武紹恢前  
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繼以  
明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  
郡縣吏咸選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  
通鑑曰晉南渡初征南軍司馬戴邈請篤道崇儒以  
勵風俗從之始立學 又曰晉范甯好儒術嘗謂王弼  
何晏蔑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

風餘俗至今爲患。又曰齊高帝問爲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曰魏顯祖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又好賢樂善。李冲、李彪、王肅等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之風焉。唐書曰。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又曰張復。穎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及即位。召見。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復穎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

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笑曰  
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復穎頓首謝曰陛下乃生  
知臣叨天功爲已力罪也帝大悅 又曰高宗顯慶中  
劉祥道陳六事其一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嘗舉秀才  
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  
遂絕 又曰明皇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  
皆張說倡之 又曰明皇爲太子時褚無量侍讀翼  
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及即位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  
設腰輿許乘入殿中 宋史曰太祖復以竇儀爲學士  
嘗召草制儀至苑門望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

進帝索冠帶召入儀遂言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若此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斂容謝之又曰太宗留心儒術貢生皆臨軒覆試又曰太宗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又曰真宗謂陳彭年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術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寢微太祖太宗丕變敝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在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

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翰篇真宗爲崇儒術爲君難爲臣  
不易二論示之彭年請示輔臣刻石國子學焉 又曰  
上方興起道術令邢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  
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 又曰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  
儒以經術侍講讀乃以孫奭爲翰林侍讀學士嘗畫無  
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 又曰渡江以來進退合義  
以胡安國尹焞爲稱首 又曰周必大除秘書少監兼  
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章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未引  
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  
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

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 通鑑曰周必大薦朱熹為江西提

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

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

乎 又曰寧宗即位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初黃裳為

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

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

乃可帝問為誰裳以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及

即位趙汝愚薦之召入經筵 宋史曰理宗即位杜範  
上言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  
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  
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 通鑑  
曰理宗贈朱熹太師封信國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  
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  
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宋史曰理宗淳祐元年詔  
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  
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  
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語



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  
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  
祀以示褒獎之意 宋史贊曰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

國是靡定理宗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  
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  
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  
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又曰理宗召真德秀還以  
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  
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上欣然嘉納 金  
史曰世宗謂宰臣曰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

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習性不能遷改  
政道興廢實由於此 元史曰憲宗時高智耀入見言  
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  
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  
教育之帝從之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通鑑  
曰元楊惟中用師於蜀獲姚樞始重經學乃建書院以  
許衡爲國子祭酒 又曰元仁宗謂侍臣曰朕所願者  
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  
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所興也 又曰有問夔夔者曰  
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夔夔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

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於  
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且儒者之  
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  
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儒  
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  
何可易視也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退朝御便殿輒召  
儒臣論治道 又曰屢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 又曰  
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  
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  
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通紀曰仁宗建弘

文閣謂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  
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  
以翰林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對蹇義復舉學錄楊敬等  
皆命直弘文館

### 崇儒二

**增**為世儒宗

東晉初立賀循為世儒宗明  
習禮樂凡有擬議皆取決焉

治天下匠

元太祖時夏人以善造弓見知於太祖因每自矜曰國  
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  
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

百代絕學之倡

宋開禧初  
任希夷謂

周敦頤程顥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  
議賜謚其後皆得賜謚寔自希夷發之

道學非程

氏私言

宋光宗時劉光祖言道學非程  
氏私言乞定是非別邪正從之

正學遂明於

後世

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真德秀之力為多

維持三綱五常之道

元

宗嘗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下開濂洛道學之懿

宋仁宗因王堯

臣及第賜中庸篇呂夔及第賜大學篇表章此二篇風厲儒臣是已開四書之端矣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

濂洛道學之懿不在是乎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真德秀言於理宗

儒者握持綱常如此其固

元仁宗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為其握持

綱常如此其固也仁宗講學之功如此者皆李孟啟之也

闔戶讀論語趙普晚年手不釋卷

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終身

誦聖言

李沆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

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使我稽古臨事不惑

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哀次

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勵志講學緬懷

典刑

理宗贈朱熹太師詔

初登大寶招徠者儒

劉光祖疏

篤

道崇儒以勵風俗

晉元帝時戴邈言

崇禮儒臣講求治道

明宣

宗諭楊士奇等

宜近師儒

宋仁宗時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

褒表老儒

理宗初立詔褒表老儒

儒林舊德

宋趙師民在經筵十餘年累請

補外帝自寫詩寵行日以儒林舊德

尊寵儒臣

曾公亮擢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

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

渴於相見

胡安國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

渴於相見何為累詔不至

從容咨訪

熙寧初呂公著薦程顥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

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正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儒者逢辰之幸

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邢昺奏經版大備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上

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

儒臣入省議事

元世祖時右相安童請令

帝王部

開監類函卷五十四

崇儒

年

儒臣姚樞等入  
省議事從之

白衣對崇政殿

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

胡瑗授校書郎

就寢起讀終篇

孝宗時朱熹投匭進封事帝已就寢起讀

終

咨時務訪治道

明太祖進攻婺州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

治

北面立而問道

周主養老於太學北面立而問道

當用經術明

於大誼

漢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者

館閣之職文史為先

宋孝宗時呂祖謙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騷駁之孝宗批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

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

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

元

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 儒士成材者請擢任之俾學者有所激勸帝曰卿言是

也自今勿限資級果才

盡令讀書知為治之道

宋太祖

武臣盡

天子禮樂之司

唐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供擬太盛無益國家議白罷之

張說聞之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今陛下崇儒

向道躬自講論延置豪俊則麗正院乃天子禮樂之司

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翰林深嚴之地宋太祖曰

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翰林深嚴

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曰寶儀清介重厚然已自

翰林遷瑞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論以朕

意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為儒學之宗師乃薦

紳之領表周世宗留田敏詔闡揚文治儒學嚮臻周巖

廊以聘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彥

勤勞一

**原**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

體之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

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

帝王部

勤勞

三



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子心論導養而質元素二  
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  
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澤之辭  
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  
記秘要窮盡道真遂升龍以高濟與天地乎罔極史  
記曰黃帝代神農諸侯有不從者從而征之未嘗寧居  
東至海登桓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南至江登熊  
湘北逐獯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  
以師兵爲營衛帝王世紀曰堯命禹以爲司空繼鯀  
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

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又  
曰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乘四載  
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七百國 鬻子曰禹飯一饋而

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恐其留吾門也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 符子曰

禹讓天下於竒子竒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  
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  
君之勞矣 **通鑑**曰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於永

巷待罪王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治

又曰漢武帝時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 又曰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及親政事勵精爲治 唐書曰太宗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勵精之主也上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假羣臣羣臣旣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 又曰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又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

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又曰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文宗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爲清明 宋史曰太宗孜孜爲

治每御長春殿視事罷復即崇政殿臨決日旰未遑御膳謝泌言請自今長春罷政旣膳後御便坐不報 又

曰真宗嘗謂邢昺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爲本經指意必不然且夏禹焦勞有元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憂人之心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邪 又曰孝宗清燕每

訪政事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  
朝政闕失民情利病 又曰嘉定間范鍾爲崇政殿說  
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  
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 通  
紀曰明太祖諭侍臣曰朕即位有年常常勤勵自勉待  
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  
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  
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

勤勞二

**原**惟德之勤 克勤于邦 與民用勤 勤思勞體

勤而禮下 勤于吏事 祇勤于德夙夜弗逮 文王

既勤止我應受之 自強不息 勞謙匪懈 憂民救

水越絕 悶不容息 禹愛惜寸陰帝王世紀 湯不棄尺日

晝決獄 夜理書 夜不暇寢 夜分而寢 不懈

于位 政事簡心 惟德日新 萬邦惟懷 不僭不

濫不敢怠遑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過門不入冠掛

不顧砥柱銘 荷鍾戴笠 櫛風沐雨 簪墜不顧 身

執畚鍤 自操耰耜 盡力溝洫 夫負婦戴 燒不

暇拂濡不給旋史路 手不生爪脛不生毛 股無跋脛

無毛 手生重繭 脛無候朝 身親其勞 肌色旣

黜

**增**

舊勞于外

其勤王家書

昧旦丕顯後世猶

怠

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傳

此陛下宵衣旰食之時

李絳對

此豈王安寢時

後唐張承業謂晉王

勤心庶政日有

咨詢

宋孝宗

上憂勤如此今何可不言

李浩言於孝宗

憂勤

於路朝之頃

切廟於廣廈之間

理宗時李宗勉建言

索燭以

記明而即行

金宣宗謂太子曰吾嘗夜思天下事索燭以記明而即行汝亦當然

未明

而朝日昃始罷

明太祖

怠荒是戒厲精是圖

明孝宗時大學士劉

健上言祖宗黎明視朝一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暮乞怠荒是戒厲精是圖上嘉納之

勤於聽斷四鼓即興

明太祖

夜分五鼓猶閱章奏

明世宗

脩元西內而權綱總攬夜分五鼓猶閱章奏

務農

**原**務農重穀 命農勉作 並耕而食以勸農也子

勞農勸民惟農是務國語 威戒農用國語 紀農協功

興鋤利氓 農天下之本漢書 五穀萬民之命 民以

食為天史記 不耕受其饑詳帝治神農教 咨十二牧食哉惟

時尚書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寅賓出日平秩東

作尚書 嗟嗟保介惟莫之春毛詩 告布於萬民說苑 乃

疆乃理乃宣乃畝 命我眾人庠乃錢鎛 歲事來辟

稼穡匪懈並毛詩 明時播草木大戴禮 播時百穀尚書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毛詩 初開藉田王隱晉書武帝 乃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

禮記

乃擇元辰親載耒耜

月令

天子親

耕穀

躬耕勸農

風俗通

天子三推

月令

為大田

張衡東京

賦云

藉於千畝之田

潘岳藉田

為藉千畝

禮記

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

毛詩

躬三推

月令

發止千畝以帥萬國

繆襲許昌

宮賦田云

冕而朱紘

禮記

履文鳥佩明珠

陸注太元經

神農

親耕

詳帝治

禹稷躬稼

論語

耕於鉅定

漢書武紀

耕於鉤

盾

漢書昭紀上耕於鉤盾

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藉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為戲弄也

**增**本立而太平可議

唐李渤言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

農事不

脩則樂土為墟

晉王導

農桑衣食之本

元仁宗論司農

當以

力田為先

宋辛棄疾言於孝宗曰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

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未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作矣

當使之耕耘織紝

唐劉晏

農不勸而耕者衆

唐韓琬言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

勸

農耕作

宋太祖論郡國長吏

慮失播種

宋真宗幸太一宮大雪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

之兆第民力未充慮失播種

弭兵輕賦專意於農

祖

敦本務農屢詔勸助

宋仁宗

勸農桑教紡績

遼太宗

務本業抑游手

金太宗

農月常務一切罷省

唐明皇

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

農勞之時戒飭省事

宋仁宗詔孟夏農勞之時令監司戒

飭州縣省事勸民力田

毋或追擾以妨農時

宋仁宗

毋淹刑獄

以妨農務

遼聖宗

條晰勸農之績

宋真宗詔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晰勸農之

績以為殿最黜陟

學校農桑之績

明太祖勅中書令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

帝王部

務農

者降

罰

### 置勸農司

宋真宗時錢彥遠疏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

徒有虛文無勸農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為擇官先以墾田頃畝及

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立司

### 農司

元世祖中統初高天錫謂丞相索羅左丞張文謙曰農桑衣食之本古之至政莫先於此願留意丞

相以聞帝悅命立司農司以天設營田使明太祖渡

錫為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遣巡郡縣明文皇詔每歲

才為營田使諭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分巡各處

歲之豐歉民之但寬其力勿奪其時是乃妨農何

休戚欲周知也名為勸金宣宗時言者請遣官勸農至秋成考其績以

甄賞宰相言民恃農以生初不待勸但寬其力勿奪其時而已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嚴立農師

期會而已是乃妨農何名為勸上是其言宋太宗令民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

補為農師蠲其稅役民有怠於農務者農師察之

置田鼓

明太祖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之

田家詩

後唐明宗時大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問曰今歲雖豐百姓瞻足否對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述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

幽風圖

明宣宗得趙孟頫幽風圖因賦長詩一章揭於便殿之壁

耕夫記

明宣宗道路見耕夫因錄其語

作耕夫記

織婦詞

宣宗又作織婦詞一篇復繪圖揭於宮掖及戚里令知民事之艱

農

桑輯要

元世祖憊憊於農桑一事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

景德農田勅

宋真宗命

丁謂等參詳刪定景德農田勅五卷

農器勿算

真宗時呂夷簡初知濱州代還言農器有算非

所以勤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

甸上雨雪

宋仁宗詔諸州甸上雨雪

早歲

習知稼穡

堯典宗詔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

元世祖謂侍臣曰朕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雖享富貴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

觀稼

於郊一歲再出躬耕籍田以先天下

宋仁宗

命藏微

時耕具

宋高祖命藏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見之有慚色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

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命圖所歷艱難

明太祖命圖

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刻

耕夫織婦蠶女之形

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為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禁中

采陰晴豐凶候驗之說

真宗勤政恤農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時邢昺為禮部尚書以

其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昺多采其說為對

徧

歷農家

洪武間圜丘成帝出視太子從行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

知農之勞乎其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今

汝知之

道中耕耒

明宣宗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畝之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

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

召觀稼於後苑

宋仁宗幸

乃驚羅拜令隨至營人賜鈔

後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植花卉而歲以種麥欲知稼穡之不易也又哲宗召輔臣觀

稼後

饗先農於東郊

高宗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

耕籍不事

虛文

明太祖曰耕籍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農畝以遂

其生養非

秉耒貴有實心

明宣宗時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

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

斥教坊雜

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

仗明孝宗即位耕籍田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以此瀆亂宸

聰即斥去

用田家典故

明憲宗初行耕籍田禮上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

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涼府耆老二

取牛二人曲躬按犁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

帝王部

觀三公九卿助耕畢教坊前呈應用田家典故

籍

田頌貞觀初太宗既耕籍岑文

躬耕籍田記宋仁宗命宰臣

張士遜撰

### 責躬

**原**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山崩川竭爲之出次左傳

臺榭不塗馳道不除穀梁傳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左傳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萬姓仇予予將疇依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並尚書禹見罪人問而泣之說苑湯旱而禱孫卿

子成王思慕琴操翦爪湯旱截髮曹瞞傳云操常出

卒無敗麥犯者死操馬騰入麥中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捨宮

寢

列子云黃帝憂天下不治也

避正殿

鍾離意別傳意諫明帝

山崩川竭

君爲不舉

左傳

大荒則不舉大禮則不舉

天地有災

則不舉

邦有大故則不舉

並周禮

年不順成食無樂

禮記

大禋食不兼味

穀梁

凡日月食令去樂

四鎮五

嶽崩令去樂

大怪異裁令去樂

諸侯薨令去樂

大札令弛樂

大災令弛樂

大臣死令弛縣

並周禮

山崩川竭爲之徹樂

左傳

大札素服

大荒素服

大

災素服

並周禮

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

禮記

湯之救旱

素車白馬

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當此時也絃歌鼓舞止

降服垂縵

傳云山崩川竭君爲之垂縵

**增**旱蝗責躬

貞觀二年以旱蝗責躬大

帝王部

增補類函卷五十一

責躬

三



赦

災異責躬

宋英宗治平三年

久旱責躬

金章宗以久旱下詔責躬宰臣

上表待罪詔答曰朕德有愆上天示異卿等各趨乃職思副朕懷

責躬脩德

宋仁宗時太白

犯歲星又犯執法余靖疏言

此朕之責百姓何罪

元仁宗時京師久旱民多疾疫

帝自責明日大雪

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

又左丞相合散等言彗星之異由臣

等不才所致願避賢路帝云

朕今聞過

朕亦當自戒

恐不免

斯過

並唐太宗

痛自悔

太宗云昨責王珪等痛自悔

痛自悔咎

宋吳芾勸

高宗專務脩德痛自悔咎

上遽引咎

明皇引咎罷市舶

下詔罪已

宋寧宗時

臨安火迫太廟

草勅引過

明仁宗命楊士奇就榻前草勅引過

使知朕悔過

之意

宋高宗建炎三年以久陰下詔以四失罪已仍榜朝堂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

朕嘗

自思豈能無過

金世宗嘗謂宰臣曰朕方前代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

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過而能改庶幾無咎省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

痛自咎悔以感人心

德宗幸奉天陸贄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故

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

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

宋神宗時韓維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

責已廣求直言

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

徽宗建中時日

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王觀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補

將止

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

乎

理宗時災異譴告杜範上言

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

獄訟非

其情與

賦斂失其節與

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

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

宋神宗以天久不雨命韓維草罪已詔詔出人情大悅

刻石記功不若下哀痛之詔 擣翰頌美不若頒罪

已之文

石晉少帝塞河決欲刻石紀功楊昭儉諫止之

惻怛愛民之政徒爲

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 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

四方不以爲信

宋高宗時滕康上言

### 戒懼一

**原**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生至旦而大合拱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 韓詩外傳曰昔周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

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者  
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  
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  
其可移之文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  
天以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  
不可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  
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  
級田疇以賞羣臣行無幾何而疾止

**增**

通鑑曰漢光

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

言聖

胡致堂謂光武此詔脩  
已格天超出百王之表

又曰明皇時日食素服

俟變錄因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 又曰宋  
璟上言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變  
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  
此所謂脩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  
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  
福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廣壽殿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  
帝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 宋史曰太  
宗端拱元年以歲旱彗星謫見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焚  
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

稼穡之艱難卹物安人以祈元祐 又曰仁宗時日食  
帝謂執政賈昌朝等曰謫見於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  
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  
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脩  
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 又曰英宗治平二年以兩  
災詔責躬初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  
其後曰雨災專以戒朕可曰協德交脩 又曰熙寧七  
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歎欲盡  
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  
不足擾聖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

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脩耳 元史曰世祖至元末  
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消  
天變之道對曰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  
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  
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  
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  
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正合朕意可復誦之  
通紀曰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下詔曰  
宰輔失職首除姦惡鋤根翦蔓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  
非上帝好生之德今者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

戒懼二

**原** 孔甲有盤盂之戒

蔡邕論云

武王有戒慎之鞫

呂氏春秋

大臣不可不敬小臣不可不慎

禮記

除戎器戒不虞

君子以恐懼脩省

易

乾乾夕惕

東觀漢記

栗栗危懼

尚書

湯誥

若火燄燄

若殞深淵

若陟深山

凜乎若馭

朽索 若蹈虎尾

夙夜祇懼不敢荒寧

明德慎罰

克慎明德

恪謹天命

克慎天戒

並尚書

天命靡

常畏天之威

毛詩

弗寧帝命

罔有逸言

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

易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易

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

天道福善

書

月盈則食

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

易

主不稽古無以承天

東觀漢記

君不

密則失臣機事不密則害成

言出乎身加乎民

易

撫我則后虐我則讐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並書

雖有周親弗若仁人

見爾前慮爾後

大戴禮武王鑑銘

無

私於物惟賢是與

王弼注易

用其道不棄其人

左傳

不親

小事

穀梁

弗寶遠物

弗惟逸豫惟以亂民

書

與其

溺於人寧溺於淵

大戴禮盤銘曰云云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玩人

喪德玩物喪志

厥監不遠在彼夏王

書

殷監不遠

在夏后之世

詩

咋舌血

英雄記曹操與劉備言

覆觴不飲

詳納

諫

**增**天意丁寧以戒

宋真宗將東封孫奭諫曰昔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

興以為賢主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

人君所畏

惟天

宋英宗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聞而歡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

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即上書數千言論之

負

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

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虞世南言景公脩德彗滅事帝曰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吾何得不戒

上天示戒正陛下恐懼憂勤之日

魏徵正

當戒懼脩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

金章宗却尊號

少有憂勤

足為警戒

宋真宗時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參知政事王旦謂相李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

帝王部

戒懼

游無事邪沅曰少有憂勤足為警

水旱盜賊日取秦

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

聞曰又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沅曰人主少年當使知

甲兵祠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宋仁宗遇水旱必夙側身脩德以應天戒

夜精心密禱於天

帝憂之同列請勅邊備呂公弼曰誓非小變陛下宜側身脩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

一日惟懼不終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

仰並唐太宗語治安則驕佚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

又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佚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

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

直言不聞深可畏

後唐明宗時康澄疏

謀猷

**原**史記曰漢興孝文施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漢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王隱晉書曰武

帝與羊祜張華謀伐吳朝士莫知也潛乃籌量虛實爲戰備孫皓面縛輿櫬降

**增**唐書曰太宗與晉陽令劉

文靜善文靜坐李密事繫獄太宗夜就獄中見之與圖大事因共部署計已定

通鑑曰臨淄王隆基與劉幽

求等密謀匡復遂定韋氏之難 又曰肅宗問李泌今  
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因言以  
兩軍縶其四將之策 宋史曰太祖夜至趙普第與普  
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  
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  
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又曰太宗時李繼遷擾  
西鄙保安軍獲其母帝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與之  
謀準退過呂端遂告其故端乃入奏曰從來舉大事者  
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  
遷可擒乎若其不然愈堅其叛心耳不如置於延州使

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  
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  
用其策後繼遷卒其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又曰

真宗澶淵之役畢士安與寇準合議請帝幸澶淵而議  
者鬪然二三大臣有進幸金陵及成都圖者準力陳其  
不可堅定前計 又曰孝宗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  
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王阮對策曰  
東南王氣鍾在建業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如是而  
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 明紀事本末曰上謀用兵吳  
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劉基曰不然士誠

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  
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  
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  
計伐漢

謀猷二

**原**作事謀始

易

信誠好謀

漢書

三聖合謀

琴操

詢謀

僉同

書

其治多撥略

魏志

親入閭巷即賢人謀

谷永

謀出帷幄決勝千里

東觀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毛詩

納

五音之策

抱朴子

量敵受勝

因事設竒

東觀

我取天

下可不以萬全

漢書

圖畫成敗皆從所言

東觀

從命者

克捷違教者負敗

魏書

畫蚩尤像以威天下

詳武

為

鳥銜書以感殷人

呂氏春秋

獨車渡河

漢書

以少敵眾

魏武

前有梅林可以解渴

世說

交馬而語不及軍事

魏武

**增**引為謀主

唐太宗於房元齡

翊輔謀猷

明楊士奇

歎其遠慮

宋陳康伯謂梁克家

時避其謀

宋張方平議趙元昊請絕遼事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

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則於西北兩得矣

議者避其謨謀

唐崔祐甫謨謀可復貞觀開元

治之天下益服謀國之忠

宋梁克家

數陳秘書畫多所嘉納

唐溫大雅於高祖時

謀議之際屢相可否

元世祖時王文統與張文謙並為相文統

為人忌刻故然

元齡善於謀

如晦長於斷

同心濟謀以左右太宗

兼資忠義善斷大事

宋畢士安謂寇準

沉摯有謀能斷大事

帝王部

宋畢士安

謀猷



宋薛奎稱明鑄

同心輔政日夜謀致太平

宋富弼范仲淹

必有嘉

謨當告之以達朕

元世祖用安童為右丞相諭許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導之汝有嘉謨

當先告之以達朕

當先告之以達朕

謨謀當國之人非如昔比

宋太宗與王濟論邊事

樞密合職中書以通謀議

宋仁宗時夏人寇邊寇準張方平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

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

密贊大計

元世祖在開平時商挺廉希憲密贊大計

參預謀議

明太祖於儒士許瑗

與參帷幄大計

布衣陳遇明太祖初應聘

與參帷幄大計

凡機密輒與議

明太祖於陶安

預謀帷幄動中機

會

元世祖時賈昔刺

參謀帷幄剖決如流

房元齡

屏語移時

親密莫知

明太祖時至劉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

筆書漆簡問

答甚密

明祖於秦從龍

巡行

**原**

時邁

詩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翔行

穆天子傳云外事翔行

堯亭

王

秦履

南徐

射魚

史記

射蛟

漢書

雲蓋

山海經

風車

春秋

望翠蓋

漢書舊儀云望翠華蓋

載青旌

禮記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

則載鳴鳶前有驚獸則載

登威路

崔駰頌云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

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掃霓之旌旄

駕蒼龍

禮云乘鸞輅駕蒼龍乘朱輅駕赤駟乘戎

輅駕白駱乘

架鼉鼉

紀年云駕鼉鼉以為梁遂伐越至於紆

過鳩鵲

文選云過鳩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注曰皆宮觀名也張揖曰此皆漢武帝建元年中所作

在雲陽甘泉宮

之外

後我后

望君來

漢書

待有功

諸侯

功進

考制度

乘兩儀

郭象

駕五行

傅元大言

駕象車

帝王部

禮部

巡行

韓子

飾玉輅

劉慎

舞九馬

山海經

駕八龍

楚辭

登龍舟

班固

乘鳥舟

穆天子傳

汎樓船

漢武帝

浮文鷁

司馬相如

求

仙人

漢書

見玉女

嵩高記

因名山

禮名山

漢書

祠魏

公

漢書

問樂後

史記問樂後

至朔方

史記

歷鳴澤

漢書

問

三老

東觀

饗六軍

魏書

道舊故

史記

問吏民

漢武帝

在

靈囿

宴華池

魏文帝

先王卜征

春秋

王者應入

豫章列士

傳

觀風設教

張衡

視典披圖

舉功行賞

史記

省方

觀民

易

至羣玉山

穆天子傳云天子至羣玉之山於是取玉三乘載玉萬隻

升

大比

陞

穆天子傳

周流八丘

淮南子

周行天下

春秋

巡行

邦國

歡悅吏民

東觀

造於祖禰

孔叢子

格於藝祖

書

清道案行

村預

清宮後往

漢書舊儀

巾車飾路

劉珍

衛

官填街

漢書舊儀衛官填街騎士塞路

雲旗透迤

離騷

羽蓋歲徒

沈王

乘龍西濟

大戴

輿服東巡

靈龜負書

鳳凰覆土

並韓子

舳舻千里

漢書

旌旗百里

魏志

西登隴首

漢武帝

北出蕭關

史記

東巡碣石

漢書

北升孟門

穆天子傳

曝

書羽陵

穆天子傳

藏書策府

望祀九疑

史記

望祀蓬萊

漢書

祠孔子宅

東觀

祭橋元墓

魏武帝

登單于臺

漢書

遊大樂野

山海經

舍于珠澤

東遊黃澤

飲于枝涔

觴于瑤池

並穆天子傳

殺陵風雨

春秋

犬戎雨雪

穆天子傳

云天子北征犬戎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

答王母謠

穆天子傳曰天子觴

帝王部

劉監貢

巡行

毛

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云云天子答之云云

作秋風辭

漢武帝秋風辭曰泛

樓船今濟汾河

置酒舊宅

東觀

置酒沛宮

漢高祖

新豐起舞

史記

過沛作歌

漢高祖過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載之後車

從

在屬車

漢武

王行洗乘石

周禮

已駕僕展軫

禮

人皇

駕六羽

神農駕六龍

春秋

伯萬御二龍

括地圖

穆王

駕八駿

穆天子傳

黃帝馭紫蚪

符

帝堯駕白馬

典略

神

農出地輔

春秋

黃帝極天衢

孫綽

黃帝合鬼神

帝

響通風雨

韓子

宿崑崙之阿

穆天子

適昆吾之丘

符

觀黃帝之宮

穆天子

飲丹巒之山

抱朴子

升長松之墜

登於宜軫之鄭升於長松之墜

坐鳳凰之堂

聽和鳴之音

飲左驂之血

穆天子傳曰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飲白

鶴之血又曰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驅馳千里至於臣蒐之人彌奴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因其牛羊

之撞以洗天子之足注曰所以飲血益人悉力撞乳也令肌膚滑高祖自擊筑史記

明帝御墳箎東觀巡北而羣鶴見漢書居山而鳳凰集

劉珍祀四岳懷百神升春山望四野穆天子秉玉戚

方玉車揚雄執白圭獻好錦穆天子傳觀舊廬祠舊宅

觀河洛受圖書帝王世紀乘雲閣而上下揚雄步雕輦以

周遊沈王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張衡賦千乘方轂萬騎

龍翥應貞七章春夏乘龍秋冬乘馬大戴南登熊山東至

九山史記風伯進埽雨師灑道韓子雲師灑路雷公驚

帝王部  
前漢書卷五十一  
巡行

躡

劉楨

遠祖前驅松喬夾轂

孫綽

畢方並轄蚩尤居

前

韓子

至琅邪臺上鄒嶧山

史記

祭於鐵山祀於郊門

穆天子

河靈驚而承旗馮夷儼其操軼

劉珍

吐風伯於

南北呵雨師於西東

揚雄

為度

孟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肆心

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遊海

齊景公遊海十月而不歸

畋洛

太康畋於

有洛之表

罔逸

大禹謨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不歸

詳上

遊赤水

帝黃休元池

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元池天子三日休於元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

曰樂

登荆臺

楚昭王登荆臺而遊其樂遺老忘死

遊蘭臺

楚襄王遊蘭臺之宮

有風颯然而至

有遊豫

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豫之業無荒亡之行桓公再拜曰寶法

言注其法可寶

無怠荒

書無怠無荒

露威靈

長楊賦云樂遠出而露威靈數搖動

而勞軍旅本非人主急務也

樂佚遊

論語

春原秋補

管子曰先王之遊也春出

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注原察也不本謂不脩本務也秋為西成尚有不足者

春遊秋豫

文選云春遊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也

**增**

幸昆明習水戰

唐高祖

行邊塞飭武備

明宣宗九年詔曰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今穡事既成朕將親帥六師以行邊塞飭武備於是車駕出居庸關

幸西京

宋太祖

西京有事於南郊

幸上京

金世宗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詳制作

終南謁老

子祠

唐高祖

河決幸白司馬坂

唐太宗時河溢壞陝州河北縣帝幸白司馬坂

視之

曲阜祀孔子

唐高宗東封

幸孔子宅

明皇

幸叔梁堂

宋真宗詣文宣王廟幸叔梁紇堂分奠七十二弟子

幸孔林

真宗

問帝丘

唐寶德元

密王部

自置貢納表五十四

巡行

里



贊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高宗次濮陽問何謂  
帝丘德元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

賜所

過高年粟帛

唐太宗

所經命存問高年

明成祖

所過免

今年租賦之半

唐高宗如東都

賜文武官階勳爵帛

明皇始汾陰

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 嘉禾瑞草然後省方

宋真宗時孫奭言古者五載巡狩有國之事耳

國家無事省方以時

明永樂六年詔

思念保民故有此行

明宣宗三年車駕巡邊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

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

一幸汴梁

再幸中都

定鼎幽

都北巡者三

明成祖

卜遷顯陵南邁者一

明世宗

漢武

帝睢上祠

明皇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張說見帝曰由河東入京師有漢武帝睢上祠此禮廢闕

歷代莫舉願為三農祈穀帝從其言過祠后土乃還

唐太宗征遼處

明宣宗五年車駕巡

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等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  
遼時乎眾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

所喪不少帝祭所過丘陵墳衍開元五年帝將幸東  
都褚無量上言虞舜

王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景帝祠黃帝橋山孝武祠九疑  
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孝章祠桓譚冢顯陛下所過名

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秦所過地志風物真宗祀汾

王賢臣並詔致祭從之奏所過地志風物陰召宋綬

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人君一出千乘萬

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明宣宗嘗問儒臣曰古者帝

騎侍衛之衆征求之廣上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

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  
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一年

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然成周十二  
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

廣欲行時巡即駕而西明皇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  
之禮難矣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  
冬可還李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之曰二都本帝王東  
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可也

帝悅即  
駕而西

停封不果行

唐太宗時屢詔有事  
泰山皆停封不果行

畏卿遂

停耳

魏徵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闕南  
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

**原**天仗

仙衛

皇儀

帝容

從遊必蹕

盤遊無度

崆

峒問道黃帝之拜廣成

瑤池舉觴漢武之宴王母

**增**

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

舜以甲子之朝披圖

而巡洛

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

周王元圃之前

猶驂八駿

度信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帝王部十六

帝功  
慕道

武功  
雄才

守文  
藝能

中興  
歎美

帝功一

**原**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

周載猛獸食精民

精善也

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

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

鼈大龜也

殺黑龍以濟冀

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神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

蟲死精民生背方州抱圓天

又曰黃帝治天下而力

牧太山稽輔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

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

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

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

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鷲鳥不

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飛黃

出西方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一千歲皐歷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

職皆北極之夷國史記曰帝顓頊高陽氏靜深有謀疏通知

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

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方皆平而來服屬尚

書堯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

民於變時雍 帝王世紀曰禹為司空功被天下棄為

后稷播時百穀契爲司徒敬敷五教臯繇爲士典刑惟  
明倬爲共工莫不致力益爲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爲秩  
宗三禮不闕夔爲樂正神人以和龍爲納言出納惟允  
於是俊又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  
色爲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  
邦作乂庶績咸熙 又曰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  
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  
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  
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閔夭封  
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

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復徵之乎 史記曰文帝專以德化民是以海內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昭帝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以身率禮恭奉遺業

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  
又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  
宜乎 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施張  
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  
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  
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增**

通鑑曰唐太宗二十年

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勅勒諸部皆願內屬上喜  
詔備禮告廟頒示普天已而車駕幸靈州勅勒諸部隨  
之上爲詩序其事遂勒石靈州 又曰帝從上皇置酒  
故漢未央宮令賦詩起舞爲樂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



也 又曰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  
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  
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又曰憲宗時裴  
度上言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  
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  
心耳 又曰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  
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始盡遵約束 唐  
書曰元和時帝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  
德風烈 宋史曰太宗二十年間平蜀楚拓吳越所向  
遂志皆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又曰太祖九年

正月受朔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扈蒙上聖功頌  
以述太祖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 又曰

仁宗銳意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富弼范仲淹等  
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  
事弼主北事 金史曰太宗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

曆明時纘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模至是始定 元

史曰仁宗入清內難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

爲極盛 通紀曰靖海侯吳禎督餉定遼至是還明太

祖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  
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可不懼乎

禎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又太祖贊曰帝功業益  
崇愈尚簡朴訓諭羣臣自爲誥勅用兵料敵機變如神  
嚴於禋祀誠心愛民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  
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

帝功二

**原**四本具即帝功立 舉而措之事業 功業赫赫

功盛德厚 功侔太古 功冠往代 濟世之功 因

時立功 戡定厥功 九鼎勒功 告厥成功 九功

惟序九序惟歌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順

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迹 煉五色石以補蒼天

淮南鴻烈解云

女媧陰帝佐處戲治者也三

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

斷鼈足以立四極

龜天廢頓以鼈足柱之楚辭曰

殺黑龍以濟冀州

又云

龍水精也力牧太山稽殺之以止

積蘆灰以止淫

雨濟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補五帝之漏目綴

水又云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

三后之頽綱表正萬邦綱紀八極

逆氣傷民絕

止之陰陽沈壅竅理之

拯民沈溺天子急務

剖

判太宗竅領天地理日月之行

治陰陽之氣

嘗

百草之實定衆物之名

甄度四海

疏江橋川

平

均土地

度九州

分九州

開九州

導四瀆

植

九藪

鑿江而通九路

九河既道

九川滌源

治

梁及岐 浮濟達河 淮沂其乂 蒙羽其藝 大野

既瀦 東原底平 原隰既平 泉水既清 三危既

宅 三苗丕叙 鑿昆龍 開呂梁 脩彭離 隄弱水

辟伊闕 決龍門 開玉匱 澧水東注 維禹之績

天作高山 太王荒之 奕奕梁山 維禹甸之 茫茫

禹迹 畫爲九州 萬邦咸休 維王有成績 **增**功蓋天

下率土歸心 唐太宗 功德炳煥 號稱賢君 宋太宗 具著

顯庸服我成烈 韓愈 在位長久 令名無窮 遼聖宗踐阼四十九年

挈彼疲民 轉之富庶 邊烽不舉 外戶不扃 宋太宗時趙普

言 振立紀綱 脩舉廢墜 元仁宗 乘百戰之勢 輯新造

之邦

遼太祖太宗

定議歲幣南北弭兵

真宗澶淵之役定議歲幣自此南北

弭兵

南北講好與民休息

金世宗

順天乘時濟羣生於

艱難

晉蔡謨言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

隴蜀平後未

嘗復言軍旅

漢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

此非爾所及

文物采章一新

元世宗

典章文物粲然成一

代治規

金章宗

興元聖功

唐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李晟功烈為興元聖功錄

憂勤機略

唐裴度纂述蔡鄂用兵以來主上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館帝曰如此似出朕意不許

武功一

**原**

大戴禮曰軒轅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

史記曰軒

轅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以兵師為營衛 帝王

帝王部

淵蓋頌卷五十五

武功

六

世紀曰黃帝有熊氏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  
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  
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  
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  
於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龍魚河圖曰

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  
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  
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  
黃帝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  
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

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服 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股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代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 帝王世紀曰顓頊生於若水首戴干戈二十登帝位平九黎之亂 又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 又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祀



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爲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饗授者則  
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興師伐葛伯  
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說  
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怨起九  
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  
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  
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殘之遷於南  
巢 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  
鳴條之野 帝王世紀曰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

圖書而歸周王以告於諸侯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檐  
王韞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爲王係韞皆曰臣所以事  
君王非爲係韞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  
績禽費仲惡來紂赴於京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  
妲己亦自殺乃以太白旄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  
於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  
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劒擊之周  
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召公爲司  
空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頸懸之小白旗 又曰武王四  
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於鮪水甲子至於商郊 又

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軍中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興師渡於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微子抱其祭器而犇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叛紂死

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又曰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

足酌酒鬱搖

鬱搖喜貌

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

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闕氏之首探符離之窟埽五王之庭納休屠毘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虜以萬計旣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東觀漢

記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  
盛陳威武齊集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  
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  
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  
重有流星墜尋營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  
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  
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潢水爲之不流  
張衡東京賦曰我光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  
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兇靡餘 魏志曰初  
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

收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增**通鑑曰

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絕之又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諸城杜預遣周旨等帥騎夜渡江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又曰太元七年秦大舉入寇詐以謝元帥衆八萬拒之秦將梁成等屯洛澗謝石謝元憚不敢進秦遣朱序來說石等使降序乃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

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  
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  
梁成阻澗爲陳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  
又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  
人石等水陸繼進秦主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  
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也  
秦兵逼淝水而陳元遣使謂融曰若移陳少却使晉兵  
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可乎諸將不可堅欲擊晉兵於半  
渡遂麾兵使却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  
矣元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秦兵

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也堅中流矢單騎走唐書曰唐兵至霍

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傅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陳高祖兵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爲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

又曰太宗平王世充凱旋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高祖以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稱乃加號天策上將又曰秦王征竇建德登虎

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



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  
塵大漲乃率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獲之  
又曰肅宗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  
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  
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  
太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  
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  
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  
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又曰  
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

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亘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  
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  
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  
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全飛  
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嚴莊  
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 又曰奉天  
之亂李晟克復京師露布至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  
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  
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曰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  
李愬師夜起李祐以突騎三千爲前鋒愬率中軍三千

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成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遣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愬不戮一人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橐鞬見蔡人聳觀 宋史曰太祖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

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初聞作浮梁問其臣張洎洎言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

以爲兒戲耳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  
於外旌旗遍野始大懼通鑑曰初彬之南征也太祖  
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  
必急攻及頓師城下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  
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  
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君共焚香爲  
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  
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  
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宋史曰太宗謂齊王廷美  
曰太原我必取之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

倚北師之援堅壁不戰以俟師老而歸今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朕計決矣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又曰潘美等軍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守陴者不納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糜衆少退是夕繼元遣使奉表請降明紀事本末曰太

祖之伐漢也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  
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  
前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  
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  
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  
以甲冑持兵戟若鬪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  
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  
百艘燔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  
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及  
明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敵復聯大艦拒戰敵

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

又曰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諭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



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大將軍達  
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又曰高煦反議遣陽武  
侯將兵討之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上不見李景隆  
事乎上默然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  
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爲也且兵  
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若命將出師恐  
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  
煦鷙而寡謀外艱中愜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  
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  
人或懷二心行決矣 又曰宣宗親征發京師率大營

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上於馬上問從臣  
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  
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  
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  
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  
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  
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  
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武功二

**原載** 續武功

詩

無忘武功

春秋

皇矣漢祖聰明神武

漢書

武皇之興神武蓋天

曾植論云

仁德內洽神武外照

晉中興書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嗣武受之勝殷過劉耆

定爾功

並詩

禁暴戢兵保定天下

左氏

明王之征猶時

雨也

大戴禮

文王之時民樂師興

春秋

南征北怨

書

前歌後舞

樂稽耀嘉

不言同辭

越絕

不占自來

帝王世紀

文

王一怒能安天下

孟子

頓戟一怒伏尸滿野

管子

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

戰國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

並詩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王粲詩

天子

出征受成於學

天子出征類乎上帝

禮記

帝王出征

車載廟主

虞決要注

王用出征

易

周王于邁

詩

殷受

維命誓伐放橫

書

諸侯不義從而征之

帝王世紀

受命

誅橫順天之德

春秋元命苞

承害誅害以從天心

春秋

兼

弱攻昧推亡固存

書

黃帝伐九黎

帝王世紀

帝舜伐三

苗

詳帝德

堯伐驩兜

禹伐共工

文王伐崇

武王

伐紂

並孫卿子

啓伐有扈

帝王世紀

啓征西河

年紀

武始北

出

禮記

宣王北伐

詩

羲和湏淫肩往征之

誕

將天

威咸劉厥敵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並書

保佑命爾燮

伐大商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並詩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書

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詩

晨舉脂燭過水拆舟示無返志

說苑

有苗不恭汝徂

帝王部

尉藍頤函卷五十五

武功

征

書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

武夫洸洸

武夫滔滔

並毛詩

耀兵饗軍

練師簡卒爰整其旅

魏明帝

振師五柞習

馬長楊

揚雄

戎車旣飭

詩

乃駕騫冥之乘

六韜

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並詩

前朱雀後

元武左青龍右白虎

儀禮

以鷩鷩爲旗幟

列子

以旌爲

和之門

周禮

旌旗十里

漢書

汎舟萬艘

魏文帝

躬秉武

節

典論

親御龍舟

魏志

陣爲不戰

河圖

陣於商郊

書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敦商之

旅其會如林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

並詩

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

書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詩

總干而山立

武王之事也

禮記

貔貅戾獸黃帝教之戰

劉子

龍戰于

野其血元黃

易

戰于鳴條

大戰于甘

血流漂杵

並書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

並詩

變化如神

魏書

變化無方

英雄記

龍舉翼起

楚漢春秋

龍

舉雲興

東觀

誕將天威

將天命明威

董之用威

並書

以威天下

易

以威不軌

左氏

威武紛紜

司馬相如

威

靈外覆

王傑四子稱德

外輝武威

荀悅漢記

威光左埽

曹植

威

光遠震

劉劭

威加四海

漢書

威震六合

張儼記云

威震天

下

魏志

罔弗祗畏

書

莫不震疊

詩

黃帝威四盜

蔣子

帝王部

皇極經世

武功

萬幾論

高陽平九黎

五十二戰

黃帝

二十七征

湯

革車三萬伐桀於鳴條

並帝王世紀

甲士三千破紂於牧

野淮南子

撥亂反正

漢書

折鐵摧木

論衡

罪人黜伏書

攘除不軌

風俗通

脩教為伐因土而降

左氏

嬰城者

雲撤帶邑者席捲

抱朴子

殺蚩尤於絕纜之野

帝王世紀

克殷誅紂

尉繚子

并項滅嬴

傳元古今贊

取秦如鴻毛舉

楚若拾遺

梅福

斷脩蛇擒封豕

韓子

斬銅馬破檀鄉

後漢

光武紀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易

孝武征匈奴埽五

王之庭

典論

薄伐玁狁玁狁于襄

詩

攘服四夷天下

安然

新序

偏師出塞漠北地空

詳帝功

蕩鬼區於白水

禽矯制於遐川

曹植

南威百越北攘匈奴

劉歆

斷匈

奴隔元菟

劉歆

威震赤谷

賈逵永平頌

武義四加所征者

服

詳雄才

霜雪被而茨棘枯絃網振而逆鱗埽

詳中興

總螭虎之勁卒即矯塗其如夷

徐幹

踰長城之阻登單

于之臺

典論

西壓月窟東振日域

揚雄

東臨滄海西至

玉門

陳思王

屠柳城度龍塞

繆襲鼓吹曲

此蚩尤之兵非

人之力也

史記

執訊獲醜

詩

俘厥瑤玉

書

于疆于

理

詩

百戰百勝

鄧析子

克殷年豐

左傳

班師振旅

書

殺一夫而利天下

六韜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書

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

禮記

出征執罪釋奠於學

禮記

歸而

齊王部

武功

武功



飲至以數軍實詩拓土三千里往返速若飛王粲詩

**增**櫛風沐雨以申弔伐宋呂端謂太祖成算所授無不克捷

明太祖騰書隴蜀告示禍福漢光武混一諸夏大振英

聲宋趙普上太宗外事征伐內脩法度周世宗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唐憲宗兵不血刃罪人斯得明宣宗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直抵大梁擒其僞主後唐莊宗車駕南征盜

賊悉降漢光武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周世宗以此橫行

天下可也唐太宗拔西河郡往返凡九日高祖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朕為

將如此何如太宗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大潰遁去數百里無人煙更名所幸山曰驢蹕山驛

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鄧禹對光

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武

強藩悍將皆悔過而效順

唐憲宗

經略四方頗知

用兵之效

唐太宗自言

大小百戰未嘗不親冒矢石

明成祖

藏弓矢於武庫

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後餘大弓一張矢五藏之武庫世寶

之每郊社重禮必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立射碑於高阜

金太祖甫成童嘗散步門

外南望高阜使衆射之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宗室謾都訶最善射遠其不及者猶百

步也天德二年立射碑以志焉

討滅桓元

興復晉室

北擒慕容

超南臬盧循

魏崔浩謂宋高祖

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紀

律設張赫然號中興

唐憲宗

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

武之聲震攝華夏

周世宗

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

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

騾車出蜀

青蓋辭吳

宋太

祖平南  
唐詔

削平寓縣

載整皇綱

復周漢之舊疆寵

綏羣后

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

宋太祖  
平蜀詔

爰從江

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

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

直接於錢塘

犄角之勢已成水陸之師並進

崛強

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

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帆乃出

奉揚寬大撫戢吏民

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

華如故

元伯顏平  
南宋表

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

南控閩

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奄入南方盡爲

我有

明太祖檄諭齊魯河  
洛燕薊秦晉之人

守文

**原**

繼禹之道

子孟

行湯之政

記史

繼文之體

春秋

維清

緝熙文王之典

儀式刑文王之典

詩

嗣守文武丕

訓 對揚文武光訓 宣文武業

法文武遠迹

帝王世紀

有聲繼伐

昭哉嗣服

下武繼文

鴻肩奉統

東觀

丕承基緒

右隆世業

漢書

以奉大業

東觀

太平君

子持盈守成

內脩諸已思先王之道

順天尊文

書

繩其祖武

詩

克終允德

書

世德作求

詩

其承

厥志

書

永保宗廟總一海內

漢書

夏啓以先

史記

復

命武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

難

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

並毛詩

宣二祖之重光

襲四宗之緝熙

班固

世有哲后

仁聖相襲

陳思王

周

云成康漢言文景

詳帝治

守文佳主

晉陽秋

**增**取或可

以力得而守不可以不慎

唐太宗與侍臣論周秦脩短因曰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

得天下益尚許力此脩短所以殊蓋取或可以逆得而守不可以不慎也

創業之不易既

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太宗嘗問房元齡曰方時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

草味羣雄競逐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弱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守文為

難帝曰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偃武脩文

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

宴見七德舞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諱觀之

偃革尚文

唐蕭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

勸帝偃革尚文

帝厭武事

光武積苦兵間厭武事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

帝

且厭兵

唐蔣乂本名武見憲宗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討王承

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他日帝見侍御  
史唐武曰命名既多何必曰武因改名慶羣臣乃知帝  
且厭 **成憲具在** 元字肅魯坤言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 拱已以聽

兵云 唐高宗永徽初帝賓禮老 **力不難而功已成** 明皇開元時厲

臣拱已以聽調紀設張 精求治元老魁輔動所尊憚姚崇 **繼體守文則有餘**

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 宋史高宗贊曰繼體守文則 **一時繼體守文之政燦**

有餘撥亂反正則非其材也 然可觀 宋史寧宗贊 **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 元史成宗贊

**大臣多謂東宮守成令主** 明仁宗 **景德以前足為繼**

**世賢君** 胡新安論宋真宗 **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 真

**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 宋英宗時 **懼不能當天心**

**繩祖武** 元仁宗曰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 **以勤脩道德為孝明**

帝王部 守文

信賞罰爲治

金世宗識  
皇太子

臨御旣久渺然思國家基緒

之重萬世無窮之託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萬春節宴於  
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

上驩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旣久渺然思國家  
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脩身養德善

於持

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

樂之中

明孝宗時  
丘濬上言

### 中興一

**原**續漢書曰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爲牧人能

脩德復夏厥勲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

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

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

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  
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旣抗文德聿  
脩勲績弘矣 漢書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洵洵  
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  
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  
中興之瑞也 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  
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  
成間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  
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  
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



悅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聽斷精明事業脩  
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爲中宗然不甚用儒術  
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  
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  
殆絕世祖以眇眇之肩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  
舉羣賢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  
南面疾足者爲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鬱切溘溘蒼生塵  
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茨棘枯  
橫綱振而逆鱗埽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  
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

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於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東觀漢記曰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爲非獨伯升如此謹厚者亦爲之帝王世紀曰春秋興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

**增**通鑑曰

太興元年瑯琊王睿即位於江東祖逖言於上曰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晉主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

軍豫州刺史但給千人廩布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 唐書曰明皇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太子乃還次平涼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太子治兵於朔方至於靈武裴冕等勸即位 又曰廣平郡王俶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復京城肅宗還京師 又曰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以問蔣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

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  
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  
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 宋史曰靖康中

王雲以給事中使金議割三鎮以和雲還固言康王舊  
與幹離不結歡宜將命帝恐爲所留雲曰和議旣成必  
無留王之理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大學士爲之副  
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民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  
清野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  
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  
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賊也共

譟而殺之王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爲驗天命云 通鑑曰康王初即位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南陽光武所興請暫駐蹕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保守一隅不可得也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遂決幸東南 宋史曰高宗廟號洪邁請號世祖尤表率禮官議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恐在天之靈有不安會禮

部太常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詔從之

中興二

**原**功光宗祖

漢書

弘宣祖業

杜預

紹先之業

書

復先

王之道

復文武之境土

並詩

復禹之跡

世紀

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

左傳

興衰撥亂

詩

復見漢官儀

東觀

**增**

國家再造

唐肅宗還京師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之曰吾國家由卿等再造

中

興文物

肅宗中興文物未定于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

不因人情何

以興復

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勸肅宗

將圖恢復必在川陝

宋高宗時汪若

海言於張浚

扶持王室幾致中興

鄭畋王鐸

勸帝還京疏

帝王部

淵源卷五十二

中興

三

二十上

宋宗

軍威始盛

郭子儀將兵至靈武

銳意興復

宋孝宗

慕道

原窅然喪天下

莊子

輕四海之祿

漢武內傳

志存四海之

外符

得道貴而不驕

呂氏春秋

撤鐘懸而閑居

列子云

去妻子如脫躡

漢武云

坐華堂森然如松生於棟面雙

闕無異崔巍之冠蓬萊

詳帝德

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間

想

世說

與元通靈

白虎通

坐牀生塵

語林

問長生之術

問至道之精

莊子

請不死之藥

帝王世紀

至襄城之野

往崆峒之山

莊子

到峨眉見皇人

抱朴子

執元璧見

土母

魏起穆天子傳

見黃蓋童子

見紫府先生

抱朴子

黃

帝候神人

史封禪

孝武好方士

東方朔云

駕雲車

史記

燃

九光燈設蒲萄酒

漢武帝傳

立脩葺之仙掌承雲表之清

露

張衡西京賦

通靈接神

抱朴子

會於西山

韓子

宴於閼

館

相如

通天臺招仙人

史記

集靈宮懷仙者

桓譚新論

築

望仙觀

作神明臺

三輔舊事

青鸞集殿

武帝故事

白雲趨

宮

前上

西山為謠

穆天子傳

稷丘迎拜

列仙傳

玉女為王

母所臣

巨靈告求道之法

漢武故事

王母授地圖

周書

王母獻白環

帝王世紀

神女持酒

孫氏篇

王母仙桃

武帝故事

嵩高見王母

嵩山記

甘泉王母降

幽明錄云

受道於元

素

抱朴子

發紫臺之文

漢武內傳

象罔得珠

莊子

怡然自

帝王部

目錄頁

慕道

七



得列子

役使百靈抱朴子

能總百神曹州贊云

朝使百神

列子

息駕元圃符子

蹇裳紫宸黃帝贊

騎龍乃去

史記

升龍高躋抱朴子

唯劔鳥在列子



上方鄉神

仙之事宋徽宗

稍稍復惑方士唐穆宗立雖誅柳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

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元仁宗

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仁宗

詳延茂異物色隱淪

思訪話言用熙庶績宋真宗

放

奉希夷而為教法清淨以治民

思得有道之人

訪以無為之理真宗詔召賀蘭棲真

訪求道教仙經徽宗

脩建

洞天福地徽宗令天下洞天福地皆脩建宮觀

躬受道家之錄唐武宗去浮屠

留意黃白之事陳搏謂周世宗曰陛下為

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

留意黃白之事陳搏謂周世宗曰陛下為

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

治丹劑求長年

唐憲宗

煩一

州而致長年

柳泌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諫官言列聖

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於君父何愛焉

告錫靈符

唐天寶元年有

神降丹鳳門以為

拜迎天書

宋真宗

冊為教主道君

宋徽宗諷道錄院上章冊已為教主道君皇帝

自號大羅天仙

明世宗自號靈霄上清統

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

時徽宗蔡

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

下矣

白鶴遶壇卿雲捧日

明世宗建金籙大齋於內皇壇白鶴遶壇卿雲捧日

徧往物色之不能得

明太祖詔求仙人張三丰遣其弟子丘元清請三丰朝了不

可得召丘元清至與語大悅欲官之固辭不能受後永樂中復遣胡濙徧往物色之不能得

問以無

帝王部

神靈類考卷之二十一

慕道

天

為之道

真宗祀汾陰次華州幸雲臺觀召見隱士鄭隱李寧次閩鄉縣召見道士柴元通問以無為之道

道

問長生久視之術

宋高宗召問蜀人皇甫坦曰先禁諸欲勿

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

言事甚衆但外廷無

知者

真宗嘗語侍臣曰種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

朕常念

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元太祖問長生久視之道於丘處機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

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毋忘朕也

道者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對唐睿宗

何處更求長

生

唐宣宗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脩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

生長

神慮澹則血氣和

嗜欲勝則疾疹作

布衣張臬上書唐穆

宗

治世莫若愛民

養身莫若寡欲

虞士王昭素對宋太祖

白日冲天何益於世

勤行脩鍊無出於此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

陳搏屢朝見上益加禮重因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

山野之人於時無用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何益於世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真有道仁聖之主

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鍊無出於此琪等上其言帝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令有司

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日放還山

士有道者匿名滅景

唐裴潁言

於憲宗曰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技哉

終帝世無他驗

唐敬宗惑佛老有言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息元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為

圖以觀之終帝世無他驗

堯舜得壽不因大丹

元世祖時方士請堯舜得壽不因大丹

所需廉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之壽不因大丹也帝曰善遂却之

熙皞而不自

知即神仙也

明太祖謂宋濂等曰秦皇漢武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不可得朕觀之人君能清

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

梁武帝談苦空梁元

帝講老子皆足為戒

唐太宗語

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

絕方士之說

唐憲宗與宰相言及神仙事李藩對

謬謂長生可得一意

脩元

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

脩

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

民熙物洽薰

為太和是陛下性中真樂也

道與天通命由我立是

陛下性中真壽也

明海瑞諫世宗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

漢武帝末年對羣臣歎曰向為方士所欺云云

過求長生遂被奸人誑惑

明世

宗遺詔

雄才一

原漢書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祀百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荀悅漢紀曰武皇帝恢萬世業內脩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

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  
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  
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  
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爲盛焉故顯爲世宗  
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 魏志曰太祖漢相曹參之後  
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官至太尉  
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  
之奇也唯梁國橋元南陽何顥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  
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吳志曰孫

權屈首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  
自擅江表鼎峙之業

**增**

通鑑曰劉先主自詣孫權求

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熊虎之將  
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又曰後魏主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  
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  
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所向  
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 又曰魏爾朱兆委  
高歡統鎮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使握大兵  
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 又曰唐太宗神采英



毅羣臣進諫者皆失舉措因假之辭色 又曰褚遂良

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陲讐服威望大矣

又胡致堂論曰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然規模建立

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唐書憲宗贊曰帝剛明果斷

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

收成功 通鑑曰唐宣宗接對羣臣如賓客每宰相奏

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自閤閤細事或談宮

中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等自爲之乃起入宮令

狐絢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

嘗不汗沾衣也 五代史曰周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

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 通鑑呂氏中論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藝祖以杯酒讌笑收之而有餘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思大有爲於天下

通紀曰韓林兒以太祖爲左副元帥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初克太平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太祖召安語時事安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

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又

曰吾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

雄才二

**原**雄才大略

漢書

雄才遠略

魏志

雄略之主

吳志

一世

之雄

徐爰宋書

天姿傑邁

晉陽秋

意思安閑

魏氏春秋

威鑒

電斷

晉陽秋

論決大事

魏書

沈毅大略

晉陽秋

舉止自

若

續漢書

謀經藝發圖讖

東觀

不震不動不難不竦

詩

才直驚人勇非人敵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

東觀

壯

士何畏

漢書

按行賊營

東觀

迴山倒海

素崧

迴天倒日

機

鞭笞天下

史記

囊括天下

終夔鼓吹曲

席捲天下包

舉寓內 執朴鞭笞賈誼 折箠以笞之東觀 拔萬國之

池 九州之結子傳 心如饑虎志若秋鷹丘虞 據河為

塞塹山堙谷 直抵南山以為闕立石東海以為門並史

記 增沈謀英斷宋太宗 英暢神武明宣宗 性英武唐明

皇 人皆服其英武明世宗 材明勇略漢光武 憚帝英

睿宋太祖受禪宰相范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始廢坐論之禮 威德兼隆英

略間見遼太宗 英謀睿略豁達大度金太祖 機謀在已

取舍如神遼太祖詔 內脩政治 外拓疆宇遼聖宗 闊

達多大節馬援謂先武 深沈有大略元太祖 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漢光武 智慮絕人酷類先帝明卓敬謂英王 天子明

帝王部 卷五十一 雄才

見萬里外

光武以璽書諭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帝明見萬里外

徐達謂太祖

漢武雄才大略後世罕及

明太祖

一將之智

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唐太宗祭魏太祖

聰明英乂為南渡諸

帝之稱首

宋史孝宗贊

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

墜緒

宋史論度宗

藝能

**原**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書

奇才美藝通微入神

曹植

善史書

東觀

善草書

博物志

善左右射

典論文帝自序曰或言聞君善

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觀大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

射出百步

典論

射

虎於觀

年紀

射蛟於江

漢書

手射飛鳥

魏志

發彼小豝

詩

少好弓馬

論典

甘蔗為杖

論典

以單攻復

典論曰

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

狹路直決耳

以短乘長

論典

銅丸摘鼓

漢書

自御墁

箎

東觀

善鼓琴

漢元帝紀曰元帝多材藝善善史書鼓琴

極窈

善音樂

博物志桓

巾角彈碁

博物志曰魏文

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

喜彈碁

典論曰余少所

其巧少

造宮為則

魏書

畫壁為像

徐爰

**增**

教射

宗日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

對奕

宋潘慎修善奕太

德殿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工文章多藝能

宋太祖

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省讀書奏七行俱下

宋主

幼喜書翰十歲能詩

精

帝王司

詩鑑類編卷五十一

藝能

射法曉音律好繪畫

並逸聖宗

通詁訓工草隸書

唐睿宗

喜學藝善隸書

唐順宗

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

唐明皇

善騎射通春秋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事

後唐莊宗

自

教法曲

明皇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

自調歌曲

金世宗

習巧之勤

移於治國

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蛟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宮官

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錕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

惟一事不能

元順帝閱徽宗書畫稱善學士嬾嬾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

能為君耳

作無益害有益

明太祖時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

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留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若移此心以治

命左右碎之

歎美一

**原**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乘船從濡口而入公見舟船器仗徒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子若狔犬耳 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初爲冠軍孫無終司馬桓元篡帝位遷天子於潯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京邑元見高祖語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凡蓋人傑也 **增** 唐書曰高祖在太原姜暮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 又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



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又  
曰劉文靜曰豁達類高祖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  
也 宋史曰太祖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  
天子 又曰真宗立爲皇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  
喜躍曰少年天子也 明紀事本末曰陶安見太祖謂  
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

歎美二

**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萬  
世永賴時乃功 成允成功惟汝賢 汝惟弗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其爾之休

有辭永世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

並尚書

潁川蒙太守

威力 指曰此太僕室也 差強人意

若敵國

並東觀

將軍被創深重猛氣益奮

魏志

宓不空有名

蜀志李宓傳

每見王文章愛玩無已

魏文帝

寫王茲頌置諸左右

魏文帝

後出益奇

斯異美矣

魏文帝

**增**蕭郎出三十

貴不可言

宋王儉謂蕭衍

此兒瞻視非常

高勣謂宇文泰

殿下異

日太平天子也

明袁珙謂文皇

意氣雄豪瞻視不常

遼天作謂金太

祖 兒有奇表後當富貴

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唐昭宗

異其狀貌賜以鷄鸕厄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

生子當如李

亞子

梁主謂唐莊宗

帝王部

增蓋頌為卷五十五

歎美

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車

大

冊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帝王部十七

追舊

哀恤

救誠

撫勞

責讓

昏德

失政

禪位

微行

恩倖

奢侈

廢立

追舊一

**原**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 毛詩曰友賢不

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

宮悉召故人父老酒酣自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

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諸母故鄉人樂飲極歡道舊故

為笑樂 **增**通鑑曰光武幸南陽進南頓縣舍置酒會

帝王部

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兄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  
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復  
增一歲

**原**

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

思其人到其鄉其度在其人亡

**增**

唐太宗嘗謂魏王

泰曰虞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  
中無復人矣後復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旣而歎曰鍾子  
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  
其靈座焚之

宋史曰畢士安歿後真宗謂寇準等曰  
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  
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他日王旦奏曰陛下前稱

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居於光興宮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 又曰曲赦會寧府仍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上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 又曰世宗還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

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併帛 通紀曰明太

祖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追舊二

**原**慎終追舊篤信好友 潘岳西征

王思舊勳 春秋 帝思舊

恩同席書封陽都侯 魯國先賢傳

飽一筍餌拜河東都尉

東觀有龍潛之舊 魯國先賢傳

有撫塵之好 應璩 利祿先

死後生 禮記 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 並禮記 求樂毅後 漢書 賜王髦孫 文士

傳 詔求徵卿 漢書 羨嘗有警思將帥之臣 單于入

朝思股肱之美 揚雄 廼畫霍光麒麟閣 漢書 刻作鮑信

祭為哭之

魏志

圖黃瓊於省内

漢書

今經北館無復子

侯封張賀家

漢書

瞻望墳壟

魏武

收械墳墓

魏志

想

其餘風

後漢書

感其知已

魏略

臨祀袁紹

魏志

追思楊

修傳

安得征虜

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卒世祖每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果失名將

又賈復力戰傷創甚世祖聞之曰吾所以不遣君文專征者以其敢深入果失吾所以

將聞其婦孕曰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吾女妻之不令其憂妻子也

聞鼓思臣

禮聞鼓聲

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賜金奉祀

漢宣賜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奉祭祀大司農朱邑子亦

**增** 上家藏賜詔

唐文宗時李靖孫彥芳上家藏太宗賜靖詔書數函文宗愛之不忍

釋手救摹本賜參芳

留遺物禁中

彥芳又上靖所賜于闐玉帶佩筆火鑑大鵬算囊等物天

子悉留禁中

求魏徵笏

文宗問魏徵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蔡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

帝王部

開監讀函卷五十一

追舊



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

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

居第真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貫

贖呂端第宋呂端子藩兄

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逋

平生徽所

求見儀形馬周之亡帝思之甚將

御饌祭之

其後

文宗讀貞觀政要思魏徵之

因訪其後

賢詔訪其後以蕃為左拾遺

偶奏疏盡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

有大勳力

以嘉言間即召對擢大理評事

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又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

有司母

錄其舊勳

宋太宗於大

追論定策

得受

定策勳贈

功臣奉祀

將劉廷讓

論韓琦

魏郡王

建三統

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

後殷

備三恪

隋明皇以魏周

加比干謚

為忠烈封其墓

異其量加恩典俾奉其祀

漢梅福請建三統

封孔子之世以為

幸列子祠

真宗祀汾陰  
還幸列子祠

**原**

序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狩琅臺東探禹穴觀  
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  
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  
俊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  
長安郡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  
迴上駟命鄒湛名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  
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  
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增**

詔唐德宗詔圖中宗以來功臣於凌煙閣詔曰我行

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顚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  
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  
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  
等申弼翼之勲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等掃除氛祲今  
顧晟等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讓闕而  
未錄孰旌厥賢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  
宋真宗追封趙普爲韓王配饗太祖廟廷詔曰識冠  
人彛才高王佐翼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勲  
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  
巖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

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祏

哀恤

**原**上恤孤而民不倍禮記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諸

侯薨去樂禮周既死不稱名左傳感念沾襟東觀嘉幽

蘭兮延秀當中夏兮下霜漢書親故離災士人彫落

魏文士傳思念不已魏文追德賦漢書**增**賜粟帛恤其家

唐太宗於名其妻子至行在厚卹之太宗於殞殮

所資特宜優卹宋太祖詔詔厚卹其家哲宗於恤

孝弟力田宋真宗詔撫恤水災宋天禧三年遣使撫寬

恤流民宋寧宗詔有司寬恤兩遣謁者就第宣慰唐

帝王部 哀恤

宗時于休烈父子著儒行特贈尚書左僕射妻韋國夫人謚曰元遣謁者就第宣慰

收存恤亡

此其時也

元劉真安告木華黎

情感於中安有所避

唐太宗於張公瑾

敕誡

**原**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

左傳

用之於會

同用之於軍旅

周禮

申命行事

易

告爾朕志

明聽

予告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

樹德務本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若網在綱有條弗紊若農力穡乃亦有秋

僕臣正厥

后克正

懋乃后德

匡其不及

罔不同心

乃心

王室

沃朕心

訓朕志

爾有嘉謀入告爾后

永

綏厥位毗予一人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 惟公懋德

惟時懋哉

並書

覽照前世紀爲鏡戒

東觀

各守爾典

時亮天功

顧乃德

高乃聽

正色率下

涖事

惟能

欽乃攸司

慎乃出令

省乃成

慎乃憲

敬明乃罰

敬明乃訓

敬爾繇獄

敬爾有官

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

率不良

保赤子

惟民康乂

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

恭儉

惟德

往盡乃心

爾有善朕弗敢蔽

予弗掩爾善

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罔

以辨言亂舊政

無以利口亂厥官

無倚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 罔違道 無忿疾 無傲從康 汝無

起穢 無載爾僞 勿用非謀 罔湏于酒 弗腆于

酒 無彛酒 矧敢崇飲 德將無醉並書 節酒慎言

魏文帝文 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爾惟自鞠

汝自求毒 罰及爾身弗可悔 無替朕命 無棄朕

命 陳師鞠旅 聚衆而誓 巡師誓衆 嗟我友邦

冢君越御事庶士格爾衆庶悉聽朕誓以爾衆士奉辭

伐罪爾其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

四海 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致天之罰 肅將天

威 底天之罰假手于我有命 予弗替上帝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子畏上帝弗敢

弗正 予弗順天厥罪惟均 勗哉夫子尚桓桓 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罔或無畏

寧執非敵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 並書 旣敬旣戒惠此南國 詩 稱爾戈

鍛乃戈矛 杜乃獲斂乃穽 峙乃芻茭無敢弗多

峙乃糗糧無敢弗逮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功多有

厚賞不廸有顯戮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其

或弗恭邦有常刑 爾無弗信朕弗食言 並書 增救以

政治根本 唐文宗時李石請臨遣十道黜陟使救以



戒飭諸郡守臣

宋孝宗

飭吏治

漢章帝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

厭之安靜之吏懼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

怨心其勉思舊

詔舉劾

宋仁宗詔曰守令或貪恣驕昏以弛為寬以苛為察以增

賦斂為勞以出入刑罰為能而部使者莫之舉劾自今其思率職毋撓權倖毋縱有罪

璽書勉

勵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

戒勗外任

宋真宗時宮府常從為廷職者

每授任於外必令畢士安戒勗

親戒武威太守

漢光武以睢陽令任延為威武太守親見

戒之曰善事上官毋失名譽

面諭江浙平章

元文宗以張驢為江浙平章面諭之曰以

汝先朝舊臣故命汝往民為邦本無民何以為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

吏肆誅求詔

令戒飭

宋理宗詔曰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

疑

其誅求下詔戒飭

宋仁宗時許元欲與施昌言分行浙江調軍食帝疑其誅求貧民乃下詔

戒

手詔戒諭大臣

宋考宗時十一月當郊而雷

太過則失大臣

之體

宋太宗戒賈黃中曰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太過則失大臣之體

以八事訓飭

在廷

宋理宗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紀綱用正人揀楮幣向邊垂清吏道淑士氣定軍制結人心

親書九事戒之

宋孝宗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充宜撫使親書九事戒之

恐以此

敗

唐太宗戒劉洎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

是必為累

唐德

宗時宰相竇參任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曰尚書總國綱

誰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

密加詔諭

宋真宗以陳堯佐素有裁

斷然重事宜付有司

命宰相戒之

宋太宗以王禹偁性剛直不容物命

宰相

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唐文宗敕狄兼謨曰御史

戒之

唐文宗敕狄兼謨曰御史

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

帝王部

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樞機之發不

教誠

可不慎

唐太宗手札戒諭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

悔不及

申做百工務敦行實

宋仁宗詔諭臺諫為耳目

飛語中傷善良非忠孝之行也中書門下

洗心飭行

毋縱貨賄

宋理宗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於

欲面舉

公等過失以相戒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

草書戒酒二章以賜

易簡嗜酒太宗戒約深切且草書

丁寧告誡幾三百

言

弁山堂別集曰太祖於李景隆誥丁寧告誡幾三百言景隆文忠子也

敕太子

漢昭烈救

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

序祖訓

明太祖

序皇明祖訓云首尾六年凡七騰稿至今方定凡我子

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以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

易嗚呼其

敕內官

明太祖敕內官毋預外事凡

序

大誥

明太祖以天下臣民舊染汙俗往往不安職業觸

化之親

訓諭江南臣民

明太祖詔徵江南諸郡民凡

為之序

親訓諭之諄諄數千

以璽書諭河西

漢光武諭實融

百言刻為書以賜之

數以書誡之

明仁宗為太子

撫勞

**原**

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易

子路

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論語

四牡勞使臣也采薇遣戍役

也出車勞還帥也杖杜勞還役也

毛詩

不留不處三

事就緒

鞫哉庶正疚哉冢宰

並毛詩

**增**循行慰撫

元中關東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言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靈雨一時農田不開逋亡日衆宜擇宰臣明識通

帝王部

計監貞白卷五十六

撫勞

方者持節勞徠問人疾苦蠲其租  
遣使褒勞富弼在青州賑

入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  
撫循將士宋黃裳言壽皇在位三十年

十餘萬人  
撫循將士常恨不得效死以

報撫慰歸戶遼聖宗時耶律善補招亡入宋賜勞

優厚明仁宗為太子監國永樂十五年召赴京師過鳳

厚陽耆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

親勞之宋太祖時劉昌言為陳洪進功曹洪進

皆慰勞之明太祖至汴大將軍徐達等

責讓

**原**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紀年晉帥陰戎伐顧  
景王使辭於晉春秋弗知稼穡之艱難 惟湛樂之從  
厥父菑厥子弗肯播厥父作室厥子弗肯堂並尚書

職事並廢盜賊縱橫民多冤結州郡不理 非有斬將

奪旗之實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 未聞成言嘉謀

欲以身試法耶 將軍乘傳行塞因用歸家並漢書 詔

書千條萬端何意臨敵救亂後漢 增 欲加譙黜唐太宗厭上書

者不 切事 一旦誚讓太宗征遼東名程名振問方略不合

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

且加切責宋李昉罷相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為右僕射且加切責黃中曰自工部尚書遷僕射非

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 必形誚讓宋陳恕便殿

勞逸為辭斯為得體上然之 必形誚讓奏事太宗或

未深悉必形誚讓恕斂板踧縮退至殿僻負立若無所

容俟意稍解復進怒執前奏終不改易太宗以其忠多

從 下詔切責宋琪與柴禹錫朋比太宗惡之宋琪以

之 下詔切責誣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乃下詔切責

帝王部 貴讓

禹 詔書切責 宋太宗時樊知古 將面詰之 蔡蕤陰

事覺徽宗 督責大臣 漢武帝太初間朝 召諸大臣

切責 唐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大臣多 以吏事責三

公 漢光武以吏事責三 手詔責宰相 金章宗時賜宰

不淳官吏 以事詰責丞相 明太祖以事詰 數以職

事見責 漢哀帝時鄭崇 彼將以不職辭 明孝宗時清

兵部撥軍工萬人劉大夏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

訴於上上令內閣擬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

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温旨勉留猶未已切責

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命工如大夏所減  
姑為容忍不欲深責 宋太宗讓張 還日別當詰責  
宋郭載知天雄軍誣奏 切責竇憲 漢章帝召竇憲切  
市糴麤惡太宗知之 責曰深思前過國

家棄憲如孤  
離腐鼠耳

詰責諸常侍

漢靈帝詰責諸常侍白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執今

與角通皆叩頭求退

讓李宗閔

唐文宗讓李宗閔曰爾常詆鄭黨為

妖氣今自

遙見兔冠觸地

明孝宗時李夢陽疏一貴戚驕恣指壽寧侯張鶴

齡也上初下夢陽獄既而釋之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

入侍酒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

責以負約

唐太宗與高士廉等六騎徑詣渭橋與顏

之言而罪壽寧也

讓其負約

郭子儀執燕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待汝

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

猜忌

原非少主臣也

若芒刺在背

漢書

寧我負人無人負

我

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殺之既而懷槍曰寧我負人

帝王部

猜忌

猜忌



無人負我

有勝已者以法誅之

曹瞞傳

眠不可妄近近輒

斫人

人欲危已已輒心動

世說

啖野葛飲鳩酒

博物志曰

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鳩酒

**增**性猜忌不悅學

隋文帝性猜忌不悅學既

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

猜忌刻薄強明自任

唐德宗

爲人

標急多猜忌

金海陵爲人標急多猜忌殘忍任數

性本猜忌

金宣宗

五

代之君多猜忌

宋太祖時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王祐代之俾察彥卿動靜祐以百口

保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得免

尤忌

知名士

隋煬帝

帝素疏忌之

唐高祖於劉文靜

使我毛髮灑

浙唐宣宗即位李德裕爲冢宰奉冊既罷能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折

縱酒納賂以自晦

煬帝多以猜忌殺戮太臣常以事召李淵淵遇疾不時謁有甥王氏在後

宮帝問之王氏對以疾帝曰可得死否  
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純賂以自晦

恥見屈於正

論而忘受欺於姦諛

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之賣

直宰相不敢私第見客

朝士相過從者金吾皆伺

察以聞

並唐德宗

微行

**原**微服遊於康衢

列子

微行期詣殿門

夜漏乃出

夜出夕還

出從期門下

富平侯同輿

並漢書

屬服

旗帽

風俗通

白衣袒幘

漢書

降尊就卑懷璽藏黻

便

旋閭闔周觀交陸

張衡西京賦

亭長不內宿於逆旅

北

至湯池西至黃山

出入市里

並漢書

微服看

世紀

數

幸鄧通家

風俗通

醉飽吏民家

漢書

召逆旅夫妻賜金

千金

漢武故事

厭紫極之弘敞甘微行以遊盤

潘賦

若神

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

西京賦

白龍魚服見困豫且

西京賦

棄萬乘樂賤事

執干戈守空宮

並漢書

蘭池

見窘

史記

客星逼坐

志怪記

**增**帝立風雪中

宋太祖數微行過功

臣家趙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上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急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

帝曰已遣約晉王已而太宗至設重裯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上

入門立庭中

明宣宗頗微行一日夜半從四騎至楊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

俯伏地下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

微行察風俗

唐高祖武德二年庚戌微行察風俗

微行至朝天宮

明太祖嘗微行至朝天宮前一婦人

衣衰麻而大笑上問之曰爾被服如是而大笑何也曰

吾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吾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

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

也上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四

步是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上因識其處明日

遣中使往視之掘地數尺有誌石焉晉卞壺墓也命掩

之爲立廟命有市中過酒家遠穆宗正月微行市

司春秋祀焉市過酒家賜以銀絹

偕衛士沽酒趨拜曰殿下何如此輕行文皇還宮召之

微服觀使邸永壽節居邸帝微服往觀行幸局微

政和後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

置行幸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

年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近侍錢寧張

銳張雄等日導上遊畋微行不可諱止

宗時江彬等導遊戲近郊因數言宣府樂

至宣府彬爲上營鎮國公府第於宣府華豹房珍玩女

御其中帝樂之輕車小輦七賜臨幸

微宗微行始及蔡

帝歸號曰家裏

微行

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  
車駕幸臨不謝明宣宗  
幸之語自是邸報聞四方  
問楊士奇車駕幸臨局不謝對曰至尊夜  
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

### 恩幸

**原**非有材能婉媚貴幸前漢佞幸傳曰漢興佞幸寵臣

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

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具帶傳脂粉化閱籍

也之屬富侔於王者風俗權與人主侔貴傾公侯

貴震朝廷 與上卧起 嘗與晝寢 使乘副車

出則參乘 冠駿驥 傅脂粉 珍寶上第盡在董氏

前漢佞幸傳曰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  
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絳錦賜及武庫禁  
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  
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  
**增**出入卧内陪燕私

坐與妃嬪連榻

唐明皇於姜皎

侍禁中連榻而坐

明皇於王毛仲

得預宮中祕戲

妻出入禁掖

宋徽宗於蔡攸王黼

觴詠唱

酬字而不名

宋著作郎劉鳳言孝宗於曾觀龍大淵

出入宮掖侮弄縉

紳後唐莊宗時伶人

同卧起

明武宗御豹房與江彬等同卧起

莫得帝所

在

武宗悅錢寧賜姓朱內侍帝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所在但伺寧

閒擊毬鬪雞呼

之不名

姜皎

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

王毛仲

此曹奴隸

耳

劉珙言曾觀

進見無時

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

紅

蔡攸王黼

遊戲近郊並騎鎧胄與上莫辨

江彬錢寧等

奢侈

原觴酌有采樽俎有飾

食器雕瑤茵飾雕文

韓子

宮

室崇峻輿馬奢侈

帝王世紀

披珍玉之衣

子傳

作麗華之

室

帝王世紀

宮人不移樂不徙懸

三輔故事

庖廚不徙後宮

不移

司馬相如上林賦

糟丘酒池

賈氏新書

肉園酒池

淮南子

酒池肉林

三輔故事

車行酒

騎行炙

帝王世紀曰紂宮有九市車行酒馬

炙

桀爲玉牀

淮南子

紂爲象箸

世紀

甲乙之帳

漢書

珠璣爲簾

三秦記

收美女以充明光宮

漢武

女樂三萬

人

管子云

美女二千人

漢書

峻宇雕牆

書

窮妙極麗

漢書

臨雲雨

新序

蔽天光

劉協皇德賦

飾以美玉

世紀

翠

羽飾之

木衣綺繡土被朱紫

並漢書

殿居複道周閣

相屬

史記

大宮千里

世紀

鹿臺大三里

新序

阿房坐萬

人史

瑶臺玉鋪管子云

瑶臺瓊室賈氏新書

辟臺穆天子

玉堂漢書

璇室象廊淮南子

千門萬戶以銅為瓦漢書

銅金為柱淮南子

石脂為泥漢武

黃金塗階漢書 投

珍物為沙丘苑世紀

前廷植玉樹漢書

**增**崇尚浮屠窮

奢極欲晉簡文

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隋場

帝 頃既奢靡思用人力魏徵十漸

功用奢廣唐敬宗冲逸好宮室

畷獵功用奢廣

喜無籍玩物之言惡致治經邦之論 入則

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

服玩瑰麗近古未有陳後主

視官爵財物如糞土

宋徽宗時承平既久帑庾充溢蔡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

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

雕琢害力農 纂繡傷女工唐太宗嘗

帝王部

附錄續通志卷五十六

奢侈

七



怪舜造漆器禹雕其狙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  
諸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

漸也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  
及夫橫流則無及矣帝咨美之  
土木被錦繡賞賜頒

府藏宋主邵奢欲無度侍中袁觀因感稱高祖以麝  
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塗壁齊東昏飾以金玉珠翠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  
仙三閣飾以金玉珠翠

以珠玕瑁飾宮殿孟昶在蜀專務奢靡所  
居宮殿以珠玕瑁飾之鑿金為蓮

花貼地齊東昏令潘妃行其上  
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金屑飛空如落雪金

陵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  
離宮四十餘所隋煬帝  
自長安

至江都離宮  
宮城左右離宮數十孟昶鑿大伾三山

創天成聖功二橋蔡京再相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  
五十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

是大興工役兩河  
之民愁困不聊生  
艮嶽花石之擾京又欲廣宮室求  
上寵媚召童貫輩

五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  
侈麗高廣相夸浸淫及於良嶽矣以朱勳領應奉局  
花石網於蘇州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勳密取浙中珍異  
以進後歲益加增舳舻相銜於淮汴勳於是搜巖剔藪  
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  
用黃帕覆封指為御前物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

苑囿山林之制

蔡攸言於帝令苑囿中聚珍禽異獸  
數千萬以實之都下每秋風靜夜禽

獸之聲四徹宛若  
山林陂澤之間

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

之力至五百人

金海陵營  
南京宮殿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

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

張蘊古  
大寶箴

珍玩技

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鳩毒

唐徐惠  
妃疏言

廢立

帝王部

綱鑑類函卷五十六

廢立

**原**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春秋

選賢為正

漢書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年鈞

以德德鈞以年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

並春秋

太尉上

璽符

史記

太后投璽綬

魏志

就宗正府

漢書

辟止西廟

魏志

令聞日新四海注意

王隱晉書

伊尹放太甲以寧殷

魏志

臣寧負王不負社稷

司馬孚悲不自勝

魏略曰

帝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

**擅**

淆置

嫡庶侈僭相傾

唐房元齡謂隋文帝

嫡庶不明紛紛至今

唐太宗謂

大臣曰秦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

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

憐之褚遂良曰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秦嫡庶不明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秦嫡庶不明

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  
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定議立晉王  
有廢必有興武

如使人謂張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  
援宰相可常處九齡以其語白上事遂白  
奈何廢子

而立姪德宗以事切責太子名李泌告之曰舒王近已  
長孝友溫仁泌曰陛下准有一子奈何廢子而

立姪間一日上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初言  
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  
以廢立事

白后宋史彌遠忌太子竑欲立貴誠寧宗崩彌遠遣皇  
后兄子谷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一夜七往返

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貴誠令之曰  
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及入后拊

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  
建議復儲明景泰廢上皇太

遂立之竑出居湖州  
子見深而立子見

濟為皇太子未幾見濟卒御史鍾同疏請復儲禮部郎  
中章綸亦上疏請復皇儲於東宮以立天下之大本詔

與廖莊俱下獄同死杖下詔譴定羗驛丞綸仍詔  
獄至天順復辟出之上嘉歎良久擢禮部侍郎  
太子

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  
唐太宗制時平則先嫡長

帝王部  
帝王部  
廢立

世亂則先有功

唐寧王憲言

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

於嫡長

明成祖諭

昏德一

**原**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

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故伊尹

退而閑居深聽樂聲

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化桀

更曰覺兮較兮吾大

命格兮

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也格至也吾語桀也

去不善而就善何樂

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

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

適湯

桓子新論曰武帝多過差旣欲斥境廣土又乃

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四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  
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又歌兒衛子夫  
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  
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  
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  
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  
謂通而蔽者也 吳志曰孫皓性嫌忌果於殺戮旣於  
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亂嗣廢斃豈所以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  
此也

**曾**

通鑑曰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謀大舉伐

晉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殆未可伐也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晉未可滅昭然甚明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大舉入寇戰於淝水諸軍皆潰又曰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嘗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

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不可食言 又曰初隋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獨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力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又曰初魚朝恩旣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稍稍罷之以宦官竇文場監神策軍宦官典禁旅始於此 又曰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月進云稅外羨餘其實皆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尅吏祿以爲



獻者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爲宮市使復置白望數百人於要鬧坊市間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賣糶鬻餅之家皆撤業閉門又曰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

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昏德二

**原**有夏昏德

穢德彰聞

書

顛覆厥德

斂怨以爲

德

詩

以逸豫滅厥德

黎民咸貳

書

爾德不明

詩

不明于德

太康尸位逸豫太甲既立弗明

並書

興

居無節

詩

起居無常

詩舍神霧

狎侮五常怠棄三正

屏棄典刑

不用古法威儀不類

謂敬不足行謂祭

無益

弗戚于民

並書

無志乎民

春秋

不臧覆用

詩

無功者賞

六經

元首叢脞哉萬事隋哉

弗惠阿衡

放黜師保 播棄黎老昵比罪人

並書

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 詩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書

君子爲下小人爲

上 六韜

親小人遠賢士

諸葛亮

不知用賢

尸

賢人放

逐 詩

左彊在側

淮南子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

詩

諫

者爲謗

史記

信者爲誣

六韜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念

子慘慘視我邁邁

出話不然

善人載尸

君子信

讒如或酬之

並詩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易

不諂已者

大而梏之

賈誼新書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

詩

縱惡自棄

書

悖傲滋甚

魏志

逋逃是崇

書

爲長信宮

博物志

起河間第

續漢書

內作色荒

書

世子爲政

六韜

婦人與政

世紀

婦言是用

書

惑後

妻言

世紀

斲苔華

竹書紀年云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

曰琰后愛二人女無

子焉斲其名於苔華之玉苔是琬華是琰

踞姐已

置妹喜膝上

上與

褒姒同乘

並列女傳

發烽乃大笑

世紀

作奇技淫巧以悅

婦人

書

豔妻煽方處

詩

宮內九市

六韜

爲肆販賣

身爲商賈與從官飲

並漢書

東園輸禮錢西園駕白

驪

冠狗弄彘

並漢書

外作禽荒

般遊無度

十旬

不返

並書

朝冒霜露

晝被塵埃

口倦叱咤手苦蠻

箠

漢書

甘酒嗜音

好酒忘身

尸子

糟爲丘

六韜

懸

肉爲林

三輔

酒池運舟

帝王世紀

酒池牛飲

六韜

威儀幡

帝王

三輔

帝王

六韜

三輔

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 威儀怵怵 載號載呶 亂

我邊豆屢舞傲傲 側弁之俄屢舞傴傴 如蝸如蟾

如沸如羹 俾晝作夜詩並 長夜之飲紀世 三旬不出

聽政博物志 七日不知曆數 靡靡之樂紀世 矯誣上

天 弗敬上天 自絕于天書並 虧三光之明傷億兆

之望漢書 逆天道絕天德紀世 洩天氣發地藏公太 舉

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淮南子 戮天 射夫並史記 **增**

性昏懦南漢劉鑿 為政昏暴同上 放蕩之德干寶論晉惠帝 和

事天子唐中宗 主昏於上唐張公謹言突厥可取 昏童失德唐穆

敬皆昏童失德以其在位 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 出帝昏亂晉出帝 昏庸相

繼衰而以昏庸相繼

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宋太宗謂北漢

劉繼元

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

唐懿宗

是以古昏主方

我唐次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副使德宗論臯罷

篇上之德宗益怒曰

所謂下愚不移

唐書贊曰中宗親遣母后之難

而躬自蹈之所謂

自傳粉墨

後唐莊宗

裸逐為戲金陵

鋸灼去皮截手足

海陵命所獲盜賊皆誅死

毀民居以為材

煎死人膏以為油

海陵造戰艦江上

狗馬鷹兔舞唱角觝

武明

宗即位劉瑾等八人導上

天下章奏付瑾剖斷

自

稱大將軍

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召梁儲面促草救儲不可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救齒

此劍儲免冠解衣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

草救則以臣名君臣死不

乃擲劍而起

昏德

用大將軍鈞帖

武宗至南京用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書

溺其所甚

愛

忘其所可戒

唐明皇

智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

陵金海

失政

原

天厭周德

左傳

周室道衰

詩

天罔不矜

曹植

構怨

連禍

詩

周室微弱政由方伯

史記

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

論語

周鄭交質王祭不供

四郊多壘

並左傳

盟於

太室

竹書紀年曰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於太室

狩於河陽

春秋

姬厲失

權

書

周舍逃責

前漢諸侯王年表曰幽平之後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鉄之嫌服虔

折其玉斗失其金

急乃逃

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

折其玉斗失其金

推孝經援神契曰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惟注后

失其玉鏡

尚書帝命驗云桀失玉鏡用其鑿虎注玉鏡謂清明之道遠虎謂其暴虐

秦

失金鏡書

九鼎入秦

史記

步至河上

廬次曹陽

帝獻

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

袁山松後漢書

質唱乘輿

載帝幸營

珠寶車馬乘輿器物盡入其邸

星流

矢激螢火照道

並獻帝春秋

麴屑為粥

漢晉陽秋

爇茶煮飲

四王遺事

御前作糜

漢傳

客舍作食

四王遺事曰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

聚斂不知紀極云云

**增**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之崩弛

察庾

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

考平吳之功而知將

帥之不讓

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

核魯



褒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于寶論晉政

隋政不綱天下

搖亂

隋許世緒語唐公

今之刑賞或由喜怒

好則鑽毛出

羽惡則洗垢索瘢

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

消道德之旨未弘而鏤薄之風先搖

魏徵上太宗

內寵

專命外嬖制權

因貴憑勢賣官鬻爵

妃主之門若

商賈舉選之署若闐闐

居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

奸冒進

唐柳澤言墨敕斜封之害

天寶以後政治少懈

文致未

優武尅不剛

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

韓愈

用姚崇

宋璟盧懷慎張九齡則理

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

則亂

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何先理而後亂崔羣對以此

深自懲艾遂行姑息

德宗用盧杞趙贊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  
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

唐書憲宗贊曰及其晚節信用非人小人之能敗國也

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者也

再失河朔

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蕭俛段

文昌謂天下已太平請漸消諸道兵及朱克融王庭湊  
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兵既少臨時

名募皆烏合之衆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方略故  
雖以裴度元臣烏重胤名將討之踰年竟無成功由是

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

仁而少斷禍及忠良

文宗仁而少斷宦官撓權甘露

之變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

南牙北司互相矛盾

唐僖宗

疎斥

正士狎近姦諛

崇飾遊觀困竭民力

君臣逸豫相

為誕謾

宋徽宗

指正人為邪正學為偽

宋寧宗

無大失

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寢甚

宋度宗

崇信警御獎用吏胥

帝王部

清監頁

失政

苛刻成風舉措失當

金宣宗

內則決於宮壺

外則委

於宰臣

元成宗

禪位一

**原**帝王世紀曰堯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踐天子位 又曰堯納舜於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刻璧爲書東沈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 呂氏春秋曰舜有九子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爲

五官中郎將嗣丞相爲魏太子太祖崩繼位爲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受禪於漢爲帝 王隱晉書曰世祖武皇

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爲世子拜撫軍大將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爲相國晉王十一月受禪於魏 齊書曰高帝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於宋在位四年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於

齊在位四十九年 北齊書曰文宣帝諱洋字子進受禪於後魏在位五年 陳書曰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受禪於梁在位三年 **增**隋書曰文帝諱堅

受禪於周在位二十三年 唐書曰高祖諱淵字叔德

隴西成紀人受禪於隋在位九年 高祖禪位太宗

睿宗禪位明皇 明皇禪位肅宗 順宗禪位憲宗

宋史曰太祖涿郡人受禪於周在位十七年 徽宗禪

位欽宗 高宗禪位孝宗 孝宗禪位光宗 光宗禪

位寧宗

禪位二

**原**貴而無位 亢龍有悔並易 選賢與能 格文祖並書

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 命禹而推受 堯待舜

若棄敝屣 館於貳室並孟 贈昭華玉帝王世紀 授

益地圖 輯五瑞 總朕師並書 **增**三讓乃受唐書曰隋帝遜

於位以刑部尚書蕭造司農少卿裴之隱奉  
皇帝璽紱於唐王三讓乃受隋帝代王也

急於禪

代梁太祖急於禪  
代欲邀九錫

曆數有歸實惟天命

興亡之效

豈伊人力

唐受禪詔

上答天戒

唐睿宗傳位太子詳誠懼

付託得人

宋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及歸自金陵陳康伯求去高宗  
以倦勤諭之乃先下建儲之詔隨內降御札勉諭再三

於是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  
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內侍掖帝至御榻前乃略就

坐班畢太上皇即駕至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  
冒雨掖輦以行上皇顧曰吾付託得人可以無憾矣

討論典禮

孝宗欲傳位太子以紹興傳位御劄

盛

典再見

孝宗傳位日上御紫宸殿周必大言陛下異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願自今不得日侍天

顏因哽咽不能語上亦泣  
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

禪位制書出於袖中

宋太祖

橋之市陶穀出周恭  
帝禪位制書於袖中

內禪制冊人服其雅

孝宗內禪時尤素當

帝禪位

制書於袖中

禪位

制一時制川

人服其雅

獨當事勢之難

宋史寧宗贊曰寧宗受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

失禮節可謂善處矣

不得已而為之

元仁宗嘗問近臣前代太上皇之號月魯帖木兒曰

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明皇宋徽宗皆當稱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

登遐

山陵國志日附

原

天王登遐

告喪曰天王登遐言若仙去

宮車晏駕

八音過密

三載四海過密八音過絕也密靜也四夷絕樂三年

萬國縞素

殂落

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

諒陰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

違

世貽法

傳先王違世猶貽之法

即命遺後

又云古之王者知命不長是以並建聖哲

著之話言告之訓典而後即命以為後嗣

顧命

周成王將崩作顧命臨終之令曰顧命

遺

詔

漢文臨崩作遺詔命令薄葬制三十六日之服

叩心

稽顙

檀弓云觸地無容曰

精類

行號

巷歌

並劉琨表

晏車

初崩時也

鼎駕

三后在

天

言登遐而精神在天

兆人孺慕

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

天子

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傳

天奪九齡

王文王

天祿永終

三載寢於

諒闇

八音遏於四海

西征賦

**增**

易月之後猶執通喪

朱子曰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後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

休養畢三年喪

孝宗論以倦勤欲禪位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喪

朝衣

冠皆用大布

詳上

素冠麻衣麻經

明仁宗即位時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禮

部尚書呂震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遺詔今未可援以為例且仁孝皇后崩太宗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今可違即吉乎明旦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經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張輔如上所服上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



反不及士奇  
所執是也  
吏民三日釋服  
漢文帝遺詔天下  
釋

服臣民無別  
唐代宗崩常哀與禮官議禮乃者遺詔雖  
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

二十七日乃除崔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列是皇帝  
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哀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

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  
稱循吏良吏豈胥吏乎哀曰禮非天降地出順人情而

已且公卿大夫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  
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

哀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  
之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哀不勝怒  
元臣定策之

密元世祖大漸平章政事不忽木與御史大夫月魯那  
顏太傅伯顏並受遺詔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得入

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不預何邪乃入  
言于太后太后召三人問之月魯那顏曰臣受顧命但

觀臣等為之至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  
非宮中所宜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  
孝宗顧

命之詳  
明孝宗不豫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健等入  
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

近前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與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然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又曰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可即令吏部舉行皆應曰諾時諸內臣羅跪榻外上曰受遺旨太監陳寬扶案季璋捧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諸先生須輔之以正俾為令主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翼日上崩

升遐之日遠

近哀慕

周世宗

止殉一事高出古今

明英宗大漸處分後事命勿以續御

殉葬書畢命將去閣下看令為潤色李賢陳文彭時驚愴捧讀歎曰所言闊大體非上昭明不能及此而止殉

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

原山陵

軒轅丘

山海經曰窮山際有軒轅丘射者不

敢西向畏黃帝之威靈也

銅雀臺

魏武遺詔令起銅雀臺美

橋

山弓劍

黃帝葬於橋山南空

長陵抔土

漢張釋之曰後有人盜長

帝王

帝王

登

陵一抔土陛下

天崩而憂祀國

祀國人有憂天崩

龍去而

哭軒臣

黃帝於荆山下鑄鼎成乘龍上天小臣挽持龍尾隨之

遵七月之禮

畏百年之神

大戴禮孔子曰黃帝死後人畏其神百年

堯葬穀林

見帝王紀

舜葬蒼梧

象耕鳥耘

歸睭魂於東岱

引靈駕於西陵

武

帝

謁廟

拜陵

晉王導字茂弘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暭同布衣匪准君

臣而已每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容衛

靈輿

**營**

作陵邑

漢成帝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賓客子弟多率權為姦利者翟方進部掾史覆按發大姦

贖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

賜陪塋地

唐太宗十一年營九嶼山為陵賜功臣密戚陪塋地及祕

擅移皇堂

宋丁謂為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改遷山陵上百步

宜于孫允恭移就上穴有石石盡水出王曾覆視還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

驚怒甚欲并誅謂以馮拯言乃止誅允恭斥謂於外

博訪名山

宋寧宗即位趙彥逾按視孝宗

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

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約山陵費宋神宗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方平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制從儉約對曰遺詔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

明太祖山陵之制皆預營北山石槨漢文帝幸霸陵度務從節儉器用陶瓦顧謂羣臣曰嗟

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

雖無石槨又何昭陵石馬杜詩箋注按唐會要上欲戚馬帝稱善關揚先帝徽烈乃刻石為

常所乘破敵馬六疋安於昭陵闕下又祿山事蹟潼關之戰賊將崔乾祐見黃旗軍數百隊引與關俄不知所

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原國忌日登遐之日違世之宮前石人馬汗流

辰如喪之情如喪考妣攀髯之日標式祠部式國忌日明標那式

帝王部

不樂

忌日 不樂

天忌

**議**忌日用樂

開元時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

日享廟應用樂裝寬以情以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如寬議

停光陵朝拜

唐宣宗時廢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蓋宣宗穆宗兄也

霸

**原**義道以霸

禮記

取威定霸

春秋

王霸務焉

白虎通

駁

而霸

孫卿子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五霸三王之罪人

孟子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左傳

求諸侯莫

如勤王

明天子之威

並春秋

敬王命

成禮義

國語

尊周室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春秋

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

論語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衣裳之會十有一

穀梁傳

文襄之霸不煩諸侯

宣昭

令名昭禮命事

大蒐示禮

伐原示信

諸侯相滅

桓公恥之

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遷邢於夷儀

左傳僖公

九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

封衛於

楚丘

左傳僖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國忘亡

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春秋

三舉而悅

淮南子

一戰而霸

寧東夏

平秦亂

霸西戎

春秋

并國十二開地千里

世紀

力制羣雄

袁山

芟艾奸雄

漢書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

**增**王任德

霸王

霸任刑

秦專刑而霸

漢雜用之 魏晉以降王霸

兩失

唐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問王伯令狐德棻對

不能知人害霸也

知而不能用害霸也 用而不能任害霸也 任而不

能信害霸也 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 魏徵引管子

任巧智斥謬諤 趨勢者進守道者退 諧附者無

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 人趨家競風俗淪替

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 景雲初韓 山東之地王者不

得為王霸者不得為霸 杜牧 禮賢得士 唐書論李密

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 取威定霸 首勸楊元感

在此一舉 後唐莊宗伐梁 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 張承業對莊宗

君臨江表垂二十年 南唐李煜表 略有江浙之土田討

平一方之僭逆 稟號令於闕廷保封疆於邊徼 家

世承襲已及百年

吳越王  
錢俶表

承百年之堂構

有千里

之江山

宋太祖與  
吳越王詔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